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

第七十輯

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譜

王雲五主編
王遽常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雲五主編
王遽常著

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譜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考索引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年譜之
十卷而民了同一王化。因抗戰而中止。昔日戊
國二十一年一二一之役，相後不戰而退。這二十
年以一二三之年為抗戰時期，利司在彼者，今
決意年譜係一部份，以保收與東方國之地位
司，先後訪問未收者，十的對冊，其中檢方
譜一百二十三十種，連同中國史地書而收佔內
外者皆新書，如平糶，合計不下二百餘種，以所
輯加研究。藉慰年譜之心，定於將來，多所為

諸君之訂、或曰校書中、人等、不知上、下、禮、
 之、法、也、久、在、人、知、者、謂、見、以、或、違、物、也、
 物、也、陳、本、以、禮、主、既、經、中、才、不、得、之、以、史、安、大、
 都、詳、確、古、代、其、此、原、以、諸、所、名、以、修、所、在、人、
 解、有、解、也、以、與、原、氏、正、史、亦、以、新、領、而、諸、所、可、得、
 、通、有、不、利、以、新、領、之、記、載、甘、亦、則、法、七、或、曲、
 其、力、也、中、而、亦、因、所、史、亦、有、其、是、有、正、亦、或、
 也、亦、有、其、曲、也、七、中、則、法、其、神、然、曰、是、亦、
 其、事、也、中、亦、與、新、人、亦、諸、相、接、也、中、亦、其、事、
 中、亦、其、事、也、中、亦、其、事、也、

至唐五代以前，天子諸如由後人就史官或
諸主選其親屬子弟而叙，而宋以後乃諸士也
其如宋治一始，二三年後，其完如宋以後
自諸之此也。是乃年之十自所叙之如像，
今其旋老如及廿歲，諸求中如國籍乃選而
叙母，如乃有至其後不叙之七其同籍者同籍，
以其近親指其係，事及籍也，以其叙位而係如
叙其如之叙選也，如前等後，其不終日叙一因
其位，如乃如時同籍人而回叙位，公叙其有至
如，叙叙才其用也，叙叙叙叙，叙叙叙叙叙內

四

式有之。門外、連同新敷上人、勢心及土地前也。
金部と云二万石以上。即徳の十季前未
差之功、明方二三季、前一即經訪遊使計五
、号不部迄三万石左右；一而逆招枯要及其者
多、方以志此耳。如定仍留二万石；一而遊議詢
常、引、名、後主都之政、引、疏左一二万石
之處、乃得第々諸、引之、成、二万石以、何正
其之、取、史記説、世是、編、製、引、次、將、孤、古、之
、讀、先、川、多、好、安、端、重、少、治、乃、善、耳、所、始、便、從
乃、用、即、証、定、り、本、年、四、月、起、毎、月、采、取、十、餘、分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盡索引序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余曾於四十年前從事同一工作。因抗戰而中止。蓋自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本館劫後半載復業，迄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全面抗戰期間，利用本館董事會決議年撥盈餘一部分，以供復興東方圖書館之用，先後訪購木版古籍十四萬冊，其中括有年譜一百二十三種，連同中國史地叢書所收館內外專家新著如千種，合計不下二百餘種，得暇輒加研究。藉悉年譜之作，實始於宋，多數爲譜主自訂，或口授子弟門人筆述；不則亦於譜主沒世未久，其門人故舊，就見聞或遺稿代爲編纂，幾等於譜主親撰。其中所述言行史實大都詳確，古代著作原以藏諸名山傳諸其人；故鮮有顧忌，此與歷代正史率由新朝爲勝朝所撰，遇有不利於新朝之記載，無不刪汰，甚或曲筆爲之。幸而我國修史者多爲具有正義感之學者，不肯歪曲過甚，寧刪汰忌諱；然因是不免失真已多，持與私人年譜相較，往往不無差異。此爲宋以後之年譜可貴者也。

至唐五代以前之年譜，則由後人就史書或譜主遺著搜集考據而成，不如宋以後各譜之逼真；然合冶一爐，亦足備參證，然究非宋以後年譜之比也。是爲余四十年前所得之印像。

今者旅臺將及卅載，續收中外圖籍約達五萬冊。鑑於前在大陸所藏之七萬冊珍貴圖籍，以共匪竊據大陸，未及移出，以致散佚或陷於不可知之命運者，懲前毖後，特斥資自設一圖書館，命名爲財團法人雲五圖書館，公諸社會閱覽，計所收中文圖書別集類往往括有年譜在內或有已單行者，連同新收近人著作及史地叢書舊刊，合計已達二百種以上。緬懷四十年前未竟之功，假我二三年，當一面續訪遺佚或新著，當不難達三百種左右；一面選擇精要及具有各方代表性者，假定仍留二百種；一面逐譜編製索引，則最後全部之總索引，殆在一二百萬之數，不僅集年譜索引之大成，亦可持以糾正史書之闕失訛誤。惟是編製索引，須將孤本之年譜先行景印，每譜至少須得若干冊，始便從事。因卽決定自本年四月起每月景印十種，分輯發行，其版式不同者皆統一爲卅二開本。查古籍多爲二十四開或三十二開。卅二開本者，其原式大小不變，廿四開者略予縮小，字體亦朗然可觀。至原史地叢書係卅二開本，除字體過小予以重排，餘則照原式景印。人人文庫本爲四十開，字體略小，研究年譜者多爲中年以上之士，因一律放大爲卅二開，則字體隨版式而加大；且集成全書可大小一致，間有佳作爲同業出版而必須納入集成者，則當洽讓版權，想同業樂觀厥成，當不難達成協議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十五日王雲五

序

年譜依編年順序記載一人生平之事蹟，宋以後名人往往有之，大抵爲譜主自訂，或爲門生故舊所撰，亦有後人於古代名人就其著述，考其事蹟，爲之編訂者。年譜所述言行事實，大都詳確，可補史書之闕失，此其可貴處。

商務印書館從事編輯歷代名人年譜，始於上海，主其事者爲本館王故董事長雲五先生。遷台後，及雲老復主持本館，以前在大陸所藏圖籍散佚，重新蒐集，歷年所得舊刊新著，已達二百餘種，定名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自民國六十七年四月起分輯發行，每輯十冊，迄六十八年雲老逝世之時，已刊行六輯。七輯以後自本年起照原定計畫陸續刊行。今雲老雖已謝世，不克親睹全部計畫之完成，然各輯目錄早經其生前決定，爲誌其四十餘年來與年譜集成之編輯工作相始終，仍標明雲老主編。雲老逝世後，本館另行蒐集者。因不在原定目錄之內，刊行之時，則不標明主編。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

民國六十九年四月二日

沈寐叟年譜

先師沈公諱曾植字子培號乙竄晚號寐叟

案公別號甚多。如意齋。櫟齋。乙僧。乙安。寐翁。睡庵。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裏病維摩。釋持。梵持。建持。持卿。隨庵。守平居士。谷隱居士。浮游翁。恆服。其翼。楚翹。東軒。東軒支離叟。澹皜。澹庸。袍遺。兌廬。東湖齋主。鑿者數長。桃墟老民。齒軒。癯禪。癯翁。東疇小隱等。其他尙不可僂指。

浙江嘉興縣人。先世籍鹽官。明成化間有用霖公者。失其諱。名儒高隱。自鹽

官遷嘉興郡城外長水塘

案見沈氏舊族系譜。及公從伯曾祖帶湖司勳叔頤綵堂文集卷十五。世祖用霖公九世祖梅石公家傳。

三傳至秀溪公諱應儒始

遷居郡東門外熙春橋。以樂善好施聞。實爲公十一世祖。家遂穎穎日起。而子姓漸蕃。

案頤經堂集卷十五。八世祖禮

部公家傳。則謂八世祖諱詒。字朝恩。自長水遷於熙春橋家焉。此從公父贈光祿水部公所輯公祖司空公年譜。不知孰是。姑兩存之。

五傳至映渠公諱廷煌。郡庠生。誥贈榮

祿大夫。配諸贈一品夫人。則公之高祖也。

曾祖諱學楷。字自堂。邑庠生。誥贈榮祿大夫。妣陳。

案公大父司空公補讀書齋遺稿卷十。皇清例贈文林郎顯老守拙府君行略。只云配我母陳孺人。處士諱□□公女。

已不能舉。誥贈一品夫人。其名。

祖諱維鎬。字鼎甫。號子彝。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誥授榮祿大夫。學者稱小湖先生。有補讀

書齋遺稿十卷。

案其門下士曾濬生文正公國藩爲作行狀云。公少而刻厲。自力於學問。然不傲。傲爲世俗科舉之業。獨概焉。欲有造於聖人之遺經。與古碩儒之詣。嘗受學於湖書院院長段茂堂先生。一見深敬

異之。嘉慶六年。舉於鄉。七年。成進士。散館。授編修。以文學受知仁宗睿皇帝。充皇清文穎館纂修官。奉命偕輯全唐文。又入直懋勤殿。與修祕殿珠林石渠寶笈。累有白金文綺之賜。充辛未癸酉鄉會試同考官各一。再遷爲司經局洗馬。督湖北學政。在任遷翰林院侍講。轉侍讀。宣宗卽位。授翰林院侍講學士。與修仁宗實錄。二年爲福建考官。試事畢。遂督學福建。先是前學政韓鼎晉奏稱各省士風非一。任事者或不區良楮。一切痛懲艾之。不肯之徒。累及賢者。大失朝廷所以勸士之意。請分別勸迪。以培士氣。至是命總督趙文恪公慎畛與公集議。因益推論所以約官吏。育人材。使善者得息。而不類者亦得所懲。言甚切至。奏入。從之。在任轉侍讀學士。擢大理寺少卿。八年。督順天學政。累遷太僕寺卿。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年。督學安徽。期滿當受代。論仍留任。在任授工部左侍郎。公於是五督學政矣。公爲學政所至常侃侃自將。使表植則端。人士翕然鄉風。乃轉櫛而長養之。莠者畏匿。秀者茁出。又因事任功。以爲人士休。自四省之士。與當時嘗所共事之人。其所登崇。皆曰明。其所摘治。皆曰察。其所更置。皆曰有功於我。任安徽時。嘗以鳳陽府屬之壽州。鳳臺去郡闕遠。餘數百里。又有長淮之阻。風濤覆溺者比比。乃與總督陶文毅公澍。巡撫鄭公廷楨。建議奏請。更設試院於壽州。使二州縣士。就試其中。下部議行。人尤以爲便。公自分校鄉會試。及典鄉試。號爲得人。如侯官林文忠公。晉江陳給諫慶鏞。並爲當世所重。洎爲學政。所取尤多樸士。時論雖公之慎司文柄。有以賢於人人也。十八年。以疾致仕。公旣以篤學懿行伏天下。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輟業。其後罷官居京師。益講明學術。以風後起。於書無所不窺。人治之大。古今之變。典章沿革。聲音訓詁之縣。皆掇其要旨。其治通鑑一書。旁考參稽。朱墨點勘。反覆數過而不已。嘗爲姚文僖公文田古音諧書後。言正音部分。以達他部之流變。深究崑山顧氏婺源江氏之旨。至於他學。亦多所發明。然必折衷於義理。歸命於有宋諸子。及前明國初諸大儒之書。尤多且久。潛心獨詣。口食而身被焉。嘗序長沙唐先生鑑所纂學案。謂由漢唐以來。學者中於釋老之害。其尤敝者。金谿姚江之倫。襲儒者之似。以網縫佛氏。泛濫乎天下。沈溺乎人心。聖清興而平湖陸子。桐鄉張子出。其蹤少燿矣。然猶有詖邪之徒。爲調停之說以相眩。學者泯泯。罔所適從。激而愈變。乃復有末學小儒。掇拾漢氏之餘緒。以與程朱相攻難。此

皆學術世道之大憂。而有識者所深閱也。蓋公之自得於中。而不肯苟同者如此。然公未嘗論著以自綴。而獨實以措之人已上下出處取與之際。確然自致於其內。而夷然於其外。誠恭方質。可慕而則。服官踐職歷四十年。體用充備。本末完好。天下識與不識。無不稱爲賢者。至其引疾早退。皆以其用未竟爲惜。其家居。皆依附之。其歿也。哭之皆哀云。道光二十九年。江淮以南大水。西潯荆湖。東至於海。滔滔七省。浙中郡縣漂沒。民無所得食。公致書巡撫吳君文鎔。告以先後緩急之策。巡撫君然公言。遂咨以事。求共濟。公博採綜畫。夙夜憂勞。竟以成疾。以是年六月某甲子卒。年七十二。其後巡撫君卒入告。天子頒帑金數十萬以振窮民。浙人獲蘇。議自公發也。公持身約甚。雖貴顯矣。而被服寒素。歲祿所入。恆以急人之乏。晚歸嘉興。置墓田若干畝。以贍族。卹月給廩粟。以贖貧窮。醵金以廣恤養之額數。凡可濟於物者。傾身求之。其於一己之嗜好。泊然無所求也。間獨喜藏書籍。多方購訪。必致而後已。如程氏讀書分年日程。羅氏困知記。陸氏思辨錄。張氏遺書及年譜。祝氏淑艾錄。汪氏儒先晤語。諸書。世或不多有。與雖有而漫漶訛脫不可讀者。旁羅舊本。手爲訂正。芟複刊誤。付諸梓。人前後至十餘種。又聞天門胡氏讀書說佚矣。有官其地者。屬爲訪其後裔。刊以行世。蓋其深知篤好。決發幽光而惠來者。亦不自知其力之勤也。子二人。宗涵刑部司務。宗濟太學生。孫二人。曾榮。曾植。謹具歷官行誼。及爲學之指歸。牒付史館。備甄擇焉。此文不載求闕齋父妣願。元和乾隆丙戌進士署廣東惠潮嘉道惠州府集。中。公學衡行誼與司空至有景響。故附之。備學者參稽焉。妣願。知府聲雷孫女。國子監監生有篋女無出。虞金壇乾隆戊辰進士順天府尹鳴琮曾孫女。陝西藍屋縣縣丞壽寶次女。誥封一品夫人。

父諱宗澐。字儼伯。官至工部都水司員外郎。誥授朝議大夫。公貴。誥贈光祿大夫。妣葉。歸安乾隆癸丑進士廣西巡撫

紹樞孫女。嘉慶丙子舉人。候選知縣葆勳女。此依公庚辰會試硃卷。司空公年譜不載。疑未娶前卒。韓。仁和乾隆乙卯進士江西巡撫文綺孫女。誥封恭人。誥贈

一品夫人。中父諱宗濟。字廉仲。官至廣東連州直隸州知州。以公官貤贈光祿大夫。無子。以儼伯

公季子公弟曾樾嗣。公兄弟四人。伯曾榮。初名曾慶。見司空公年譜。字子承。號載廷。公仲。叔曾桐。字子封。號同。季

曾樾字子林女兄二人皆蚤殤。男女行則公居四。故鄉里又稱公爲四先生也。

清宣宗道光三十年庚戌西曆一千八百五十年公一歲

二月二十九日酉時。公生於京師南橫街寓次。案贈光祿公於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以女弟許字李氏。時李增鏊生德我需次虞部。不能就嫻。奉司空公命。挈眷伴送入都。

九月在順天捐輸保奏。以部司務籤分刑部。兼貴州司行走。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司空公薨於里第。贈光祿公奔喪回籍。見司空公年譜。而眷屬未言歸。公生當在北京旅次。公海日樓詩集卷二。逸社第七集分詠京師勝迹得陶然亭詩。有云。我生於燕長於燕。可證。又當時贈光祿公寓廬。當在南橫街。以公此詩下卽云橫街珠巢四十年也。珠巢亦街名。見後。又公俞策臣先生畫跋云。先生畫六葉。咸豐辛酉居南橫街老屋東廂時作也。先生館余家。曰老屋。則居此久矣。時公父贈光祿公三十二歲。公大父司空公薨後一年。而洪秀全起事之年。雅片戰爭後之三年也。

文宗咸豐元年辛亥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公二歲

十二月八日。司空公葬於郡城南門外王店。案古梅會里北七里十八莊榨筍里之阡。移顧虞兩夫人之

殯。附焉。

陳頌南給諫慶鏞司空公墓誌銘。案同里金甸丞太守蓉鏡澎湖遺老集卷二。和乙師舟行雜詩。注云。乙師言葬司空時。刑家云三十年後必貴。但不利長房。司空長子宗涵云。果吉。我不惜當其咎。至同治癸

酉・乙師得舉京兆・庚辰丙戌與弟同叔先後成進士・
入翰林・對持鴻節於皖粵・皆宗涵子也・附記於此・

咸豐二年壬子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公三歲

咸豐三年癸丑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公四歲

九月公弟子封曾桐生案凡不注出處者皆得之公
嗣子慈護丈頌之言下放此

咸豐四年甲寅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公五歲

咸豐五年乙卯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公六歲

十月公季弟子林曾懋生

咸豐六年丙辰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公七歲

公七八歲時除夕仰見三星輒淒然淚下。

公海日樓詩集卷一次突山小除夕詩。天上星辰還歷歷。自注。余七八歲時。除夕仰見三星。輒淒然淚下。五十餘年。此景不忘。

悲亦未備也。蓮案此意殊不可曉。

咸豐七年丁巳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公八歲

五月十八日贈光祿公殯於京師時贈光祿公官工部候補員外郎都水司行走公躡踊哀毀如成

人先是司空公贈光祿公居官廉至是益困家無恆師

案公受業師。自俞幼珊高儒生兩大令羅吉孫中書外。多不能考其受業年月。據公庚辰會試硃卷。

受業師有孫春洲訓導堃。周克生明經曰楨。王楚香教授寶善。俞幼珊大令功懋。高儒生大令偉曾。秦曉卿。羅尹琛。阮際生大令堯恩。朱厚川刺史麟泰。周飭侯孝廉曰簠。王莘鋤主事緯。羅吉孫中書學成。及長兄戟廷大令。

凡十二人。多不可鞠於韓太夫人。公嗣子慈護。丈類哀啓。

太夫人鐙下課義山詩成誦始寢通音均之學自此始。

金甸丞太守東軒先生沈公傳。自注云。此得之緒論。

咸豐八年戊午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公九歲

咸豐九年己未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公十歲

是年中父連州公自里中入都。沈廉仲補讀
書齋遺稿跋

咸豐十年庚申一千八百六十年公十二歲

夏洪秀全軍擾嘉郡。沈廉仲補讀
書齋遺稿跋里中藏書多被燬。寐叟
題跋

秋英吉利法蘭西聯軍入寇陷太沽礮臺據天津自通州進窺京師公侍韓太夫人暨連州公避往

昌平。案公題俞策臣先生畫冊詩云山氣閣無畫慘慘雲而風疲民壓若寐危石支孤筇青坂曉奔師甘泉夕傳
烽百里雷震驚九天霧冥蒙習年識此境播越軍都東慈母撫諸孤寒宵淚燈紅沙河長鉞夾南寺毗

沙雄噩夢印不忘童心弱能容一日從連州公姑壻李蓼生方伯德我登昌平州城樓四山黯黹時初聞圓明園警

雖童幼甚慘怛也。公俞策臣
畫策跋

咸豐十一年辛酉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公十二歲

是年從同里俞策臣大令功懋案號幼珊海鹽人
優貢官廣東知縣受小戴禮唐人詩歌凡半載大令辭去瀕行公

流涕牽衣不忍別乃留畫六葉慰之。俞策臣
畫冊跋

韓太夫人爲公娉姑壻昆山李蓼生方伯女。方伯將出守貴州遵義府。文定始出都。韓太夫人授

公高叔祖東川公廷耀手批本漁洋山人精華錄晨夕几案。未嘗離去。公漁洋山人精華錄跋

穆宗同治元年壬戌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公十三歲

秋從仁和高儁生大令偉曾開筆。自謂平生詩詞門徑及諸辭章應讀書。皆稟大令指授推類得之。

先生多交遊。暇則蠅頭字鈔張天如通鑑紀事本末。谷氏明史紀事本末論。公因是知明季復社文

學。是時王硯香先生□□館公舅家。二先生日爲詩詞唱和。公私摹放爲之。匿書包布下。大令察得

之。唉且戒曰。孺子可教。俟他日。此時不可分心也。公知抗厲自此始。護德瓶齋筆記

是年連州公遊宦粵東。沈廉仲補讀書齋遺稿跋

同治二年癸亥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公十四歲

春高儁生大令辭去。大令自館中登車。公送於門。賓客多。不得僂言。公流涕。大令顧公亦流涕。護德瓶齋

記筆

同治三年甲子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公十五歲

六月洪秀全之亂平。

同治四年乙丑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公十六歲

同治五年丙寅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公十七歲

公是時頗有廣交游修結納之意。既而悔之。
據書札與某書案書此
下云感鄉南皋言而止

同治六年丁卯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公十八歲

是時家困甚。以祖傳初拓靈飛經。錢警石稱爲第一。沈家本者。質米於估家。才朱提三十銖耳。
案公沈厚

珍藏靈飛經跋云。往在蜀都。錢徐山先生嘗語余。警石老人晚歲平賞石刻。偏覽不中故家小楷名帖。於靈飛經必稱沈家本第一。當時徐山丈。沈維宜。蔣寅舫。張叔未先生。家各出所藏以相較。無能顏頤者。帖後先水部公攜至京邸。散帙未裝。拓工精絕。鋒銛纖麗。不異手書。墨華濡潤如宋拓。余幼時猶見之。記其神采。宛在目前。丁卯戊辰之間。質米於估家。才未提三十銖耳。思之痛心。彌棘針刺臆也。

同治七年戊辰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公十九歲

是年從錢唐羅吉孫中書學成遊才數月據護德瓶齋筆記

同治八年己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公二十歲

公天性耆學哀目數行下先大夫二欣室文集駢文沈乙盦四丈七十壽序於學無所不闕哀自少卽沈潛義理承司空公之緒

傳金既又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王靜安徵君國維觀堂集林卷十九沈乙盦先生七十壽序尤深於史學掌故博學詳說恆廢寢

食家貧體弱冬日無絮衣手指僵裂終不釋卷晚年有要痺疾實以此也哀啓案公少時家奇貧兄弟

襁常白足蓬
得之緒論

同治九年庚午一千八百七十年公二十一歲

秋公以太學生應順天鄉試同考官羅繹農家劄公庚辰會試繹卷父翁文恭公同縣八月初六日日記得公及閬縣王可莊仁堪卷

詫爲奇才羅繹公惇愚輓公詩注薦於主司公報罷羅大惋惜

同治十年辛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公二十二歲

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公二十三歲

夏李逸靜夫人余敏齋參議肇康敏齋詩存來歸案成昏之日月已不可考惟公七十三歲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一日曾舉行重諧花燭則是年昏期亦當在六月十一日矣夢生方伯時

官四川川東道見先大夫賜適常手諭公杭海南來由滬溯江西上至成都就姻案公乙卯稿及海日樓詩集晚望詩云昔遊蜀道記初程自注余

第一次至滬爲同治壬申入蜀就姻航海南來泝江西上時金利源碼頭尚未成也又海日樓詩集卷二借笏卿赴雪壓招中涂隨車傷足詩有云平生舟車厄蹉跌劇經過掀淖鼠雀輪摧帆灑潏枯車傾曾敗面輓脫不傷髀摧帆事當在此經紫柏嶺謁留侯祠泉石清絕爲徘徊不忍去公題周東邨棧道圖詩跋既偕夫人同還京師夫役他則不可知矣

人卽質衣飾。供菽水。自是內助得人。益得嫺心。劬學哀啓偶爲應世之文。有譽於京師。金傳

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公二十四歲

秋。公領順天鄉薦。中式第二十二名。見公會試硃卷。四書題爲回也三月不違仁。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

家。家之本在身。詩題賦得湖色宵涵萬象虛。得涵字。見李座主爲協辦大學士。刑部尙書全慶。左都御史

胡家玉。吏部右侍郎童華。戶部左侍郎潘祖蔭。公會試硃卷李恣伯。桃華聖解。愈日記。

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公二十五歲

□月薄遊太原。公具茨集跋

德宗光緒元年乙亥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公二十六歲

公在乙亥丙子之間。始爲蒙古地理學。得張氏蒙古遊牧記單本。沈氏落駟樓文稿。以校鄂刻皇輿

圖李氏八排圖。稍稍識東三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山水脈絡。家貧苦無書。無師友請問。獨以二先生所稱述爲指南。祕史刻在連筠簪叢書中。時價十二兩。非寒儒所能購讀。一日以京蚨四千得單印本於廠肆。挾之歸。如得奇珍。嚴寒挑鐙。夜漏盡不覺也。海日樓文集卷上
聖武親征錄跋

公嘗言所由粗識爲學門徑。近代諸儒經師人師之淵源派別。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進李中耆及鄉先輩錢衍石先生文集中。兩先生吾私淑師也。而錢先生同鄉里爲尤親。舉凡錢先生之敷歷志事。與夫音容笑貌。性情嗜好。往往有小聞瑣語。覆而證諸文字空曲交會之中。先生之微尙淵思。若親接於馨欬。若從先生上邱陵而從其指鄉。其樂意乃每得之意外。而視俗尙所趨。當代文人所標持爲職志。而譁寵一時者。又若先生時時爲吾抉其利弊。學在此不在彼也。同此志同此樂者。則有公表弟李橘農提法。傳元與公弟子封提法。時兩提法治算學。公治地理書。三人各有專家。而文學指歸。壹折衷於錢氏。海日樓文集卷
上定廬集序

光緒二年丙子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公二十七歲

是年公弟子封游東省歸。公始聞詩有二李晚唐之說。公徐文山大令手鈔賈浪仙長江集跋。

光緒三年丁丑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公二十八歲

是年赴粵省覲連州公於廣州。案寐叟題跋一集下畫跋。丁丑遊粵省。覲叔父。二集下。俞策臣畫冊跋。則謂戊寅辛巳余適粵。再相見。疑誤。或謂適粵見俞公之年。今不從。歸期不可

考。是行得交陳蘭甫。澧講學甚契。案蘭甫與廉仲夙契。蘭甫序司空補讀書齋遺稿在同治十年。即謂廉仲與澧交好數年。又案海日樓詩集卷二。節庵自粵歸以蘭甫先生書畫扇面見貽

詩。通德鄉前請益時。講堂接武夕陽遲。列和晉樂宮聲辨。成國齊言舌腹知云云。當謂此時也。

光緒四年戊寅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公二十九歲

光緒五年己卯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公三十歲

公登鄉薦後得候選部寺司務。案公會試硃卷稱候選部寺司務。不知得在何歲。姑繫於成進士之前一年。又案據公俞策臣畫冊跋是年尚在粵不知何時歸京師。

光緒六年庚辰一千八百八十年公三十一歲

夏公中式第二十四名貢士。

欽命四書題爲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一章。柔遠人則四方歸之二句。又尙論古之人五句。詩題賦得靜對琴書百慮清得清字。見公殊卷及李恣伯荀學齋日記乙集

上本年三月初九日丙子日記

正考官爲戶部尙書景廉。副考官爲工部尙書翁同龢。吏部左侍郎宗室麟書。兵部左

侍郎許應騫。

公殊卷李恣伯荀學齋日記

浙江凡得二十五名。

荀學齋日記

殿試第三甲第九十七名。賜同進士出身。朝

考第二等第二十二名。欽用主事。觀政刑部。籤分貴州司行走。

殊卷

始得備甘旨養。而菲食縕袍如故。

哀啓

自是公名益隆。先後得交朱蓉生侍御。

一新

袁爽秋太常。

租

李仲約侍郎。

文田

黃漱蘭侍郎。

體芳

宗室盛百熙祭酒。

昱

文道希學士。

廷式

王幼霞侍御。

鵬運

李恣伯侍御。

慈銘

與恣伯講習尤契。人稱

沈李。

金傳

初公會試第五策問北徼事。罄所知答焉。卷不足。則刪節前四篇以容之。日下稷清場而後

交卷。歸家自熹曰。此其中式乎。長沙王益吾祭酒。

先謙

會稽朱肯甫。

道然

分校闈中。榜發語人曰。闈

中以沈李經策冠場。常熟翁尙書尤重沈卷爲通人。顧李恣伯負盛名。而沈無知者。某君曰。嘉興沈

氏其小湖侍郎裔乎。尙書於謁見時特加獎借。而王朱兩先生之言。傳諸學者。恣伯相見亦虛心推

挹。於是公於蒙古地理學。自謂稍稍自信。

海日樓文集卷上聖武親征錄校本跋。案李恣伯荀學齋日記乙集上本年十月十四日己酉日記云。沈子培來久談。且送其行卷來。

此君讀書極細心。又有識見。近日所罕觀也。其經文刻四首。皆博而有要。第五策言西北徼外諸國。鈞貫諸史。參證輿圖。辨音定方。具有心得。視余作爲精案矣。又案恣伯初出闈。自謂其第五策爲通場冠。及

見公作。始心折。歎不及。公行卷經文四首。題爲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臣之時大矣哉。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黃目靈氣之上尊也。策文刻三首。第一。第二。第五。第五策云。說北敵者有二難焉。其一種族不易知。其一疆域不易考。載籍無徵。抑又其次也。漢通西域始張騫。然董君對策。在元光前。先於騫之出使十餘年。其文已見康居。則康居之名通于漢久矣。康居之域最廣。其王冬日所居在今哈薩克右部境。而夏日所居去之九千里。古法二百里而當一度。九千里當四十五度。蓋已在歐羅巴西北域內矣。奄蔡自古莫能指名其地。或以爲在今俄羅斯西伯利部中。按奄蔡在康居西北奄蔡近而康居益小。與史稱康居西域大國。與大秦鄰者不合。奄之與阿。皆爲音影母。蔡有蔡音。又與思合。據奄蔡一作圖蘇。又名溫那沙。意者漢之奄蔡。卽元之阿羅思。今俄羅斯與俄羅斯建國於唐。不妨自漢以來。先有奄蔡之號。正猶吐蕃建國於唐。而其先有南涼禿髮氏也。說奄蔡者。魚豢魏略最詳。按其所言。固隱隱合符矣。魏書析西域爲四域。其曰。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者。今天山南路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爲一域者。今巴達克山愛烏罕之地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者。今哈薩克敖罕布哈爾之地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者。蓋在鹹海裏海間矣。漢書詳道理。魏略備種族。魏書辨形勢。合而觀之。西域方域沿革。大略可知矣。隋時突厥最強。不惟東服室韋契丹。抑且西破波斯。臣吐火羅。又辨機所記西域國王。往往爲突厥種。蓋自數大國而外。爲所蠶食者。中國直無從知之矣。傳稱起遼海。至西海。東西萬里。非虛語也。唐太宗使李靖擒頡利。高宗使高侃擒車鼻。而東西突厥。並爲唐滅。當其盛時。燕然都護領漠南。所統者狼山雲中桑乾三郡。蘇農等十四州。則突厥延陀遺民也。瀚海都護領漠北。所統者。瀚海金微新梨等七都督。仙萼等七州。則鐵勒十五種。及拔悉蜜。葛羅祿。結骨。俱羅勃。諸國也。安西都護領西域。所統者月氏等八都督。悅般等七十二州。則自疏勒龜茲以往。遠于吐火羅波斯。皆其屬也。因部落以爲府州。因酋長以爲刺史都督。自秦漢以來。以郡縣治屬國。蓋莫盛於唐已。案今之都魯機。蓋卽西突厥遺種也。知者都突厥。合音正同。一也。突厥祖居金山。都魯機祖居阿爾泰山。阿爾泰山卽金山。二也。唐書大秦北接突厥可薩部。都魯機舊都南接羅馬。羅馬卽唐大秦傳之驢分。三也。突厥別部之長謂之設。都魯機別部之長曰沙。設沙語同。四也。據泰西人所記。證以唐書。一一符合。蓋大食既衰。而突厥種族乃復興於西域也。突厥既亡。開元後回紇乃奄有漠北之地。然其境南不能踰瀚海。西不能越葛羅祿。北不能服黠戛斯。以擬突厥。渺乎小矣。遼金地志。北徼不詳。其見於他書。有黑車子牛蹄突厥諸種。黑車子亦見唐書。疑卽今布拉武烏梁海諸種。元之兀良哈。元魏之烏洛侯也。牛蹄突厥之居。已在極北。據泰西地圖。環冰海而居者。

人皆短小。毛脛。捕貂使鹿。自黑龍江北。西至瑞典皆然。其牛蹄之說所自來與。魏略言北丁零有馬脛國。膝下生毛。馬脛。馬蹄。走疾於馬。庚居西北有短人國。男女皆長三丈。蓋亦此類也。元太祖起自斡難河源。即今之敖嫩河。地本極北。故史記建國之後。即收林木中百姓。林木中百姓者。蓋自黑龍江北達於海居渥集老林之捕貂使鹿部也。既滅乃蠻。旋收吉里吉思。吉里吉思者。唐之黠戛斯也。據劉郁西使記乞里乞寺易馬以犬之文。知其種亦有使犬部。是時已拓境北海矣。其後太祖有西域之師。而速不台再伐阿速阿羅思乞卜察三國。冒險長驅。卒取其國以封朮赤。按阿速國在黑海之阿速海灣。地處極南。阿羅思在其北。乞卜察又在其北。蓋舉今俄羅斯全境而有之。兵威之盛。誠亘古未有哉。其諸王之封。以朮赤與察阿歹爲最大。朮赤封阿羅思。奄有今大俄小俄南俄白俄諸地。察阿歹封。跨葱嶺東西。奄有今天山南路巴達克山布哈爾諸地。察阿歹子孫又分枝各王。阿魯忽王于闐。阿只吉王別失八里。而錫里庫西征六年。盡滅沒里奚報達諸國。而王其地。沒里奚者。諸蕃志所稱大食國都密離徐城也。報達即諸蕃志之白達。其故城在今都魯機東部中。自明以來。西域所稱哈烈撒嗎爾罕別失八里諸大國。大抵皆察阿歹之裔也。他若察八兒寬閣。封尋思干。今敖罕地。海都封金山北。篤哇與之相鄰。當今俄羅斯托波爾界中。其東南則有謙州。益蘭州。昂可刺。撼納合。皆在今北邊外額爾齊斯河東。東漸於海。亦嘗以漢人泣之。而隸於和林行省。此蓋舊京畿內。郡縣錯居。非若怯綠連東。僅爲幹辰大王別勒古台分地已也。國家聲教遠暨。重設輸誠。好古之士。所願馳域外之觀。效山川之對已。公殊卷不易得。文集亦未載。錄之以見公之學次第。先是公已湛精今律。至是更探究古律令書。由大明律宋刑統唐律以上治漢魏律令。長安薛雲階尙書允升推爲律家第一。哀啓嘗爲薛作漢律輯存。其凡例云。蕭何之律。本自李悝。漢晉法家。傳之有緒。而應劭風俗通謂皋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以九章。傅子謂律是咎繇遺訓。漢命蕭何廣之。其在秦時。則呂不韋稱咎繇作刑。韓非謂刑弃灰是殷法。皆推秦法而傳之古制。九流之學。莫不記始帝皇。然班志言法家本出理官。而李氏系出咎繇。世世司理以官爲氏。則李悝之學必有所本。應劭傳

玄之說不可廢也。漢律文爾雅古質，略與周官禮、大戴禮記、尚書大傳所載古刑名說相類。自晉沿唐，有沿革文句，大體實相祖述，擗拾碎遺，研其由趣，斯亦足以觀古會通，察世輕重者矣。叔孫通益律文爲傍章十八，漢律文多載儀式制度，或疑卽傍章之文，而無堅證以明之。其張湯趙禹、小杜君之學，漢書傳習由用，陳羣、劉劭猶尙及見，而如淳、孟康諸人稱引舊文，不加識別，後世無從考辨惜哉。莊周稱刑名比詳，溫城董君決事比，漢世與律令同用，今亦附入此類焉。輯律文第一。漢律有古文，自李斯趙高以來，故蕭何草律著試學童史書之法，說文所載模略可見也。方言急就，廣雅釋名所傳故訓，有關刑制，皆法家漢學所當省覽者。若略入略賣人之訓，斷以唐律舊注，不以道取爲正，藉方言證之，舉一以反，足可致思。陽湖孫先生嘗欲爲律音義，有由也。輯律詁第二。漢書藝文志錄法經而不錄律篇，晉中經簿亡不可考。隨書經籍志錄存魏晉以下之律，獨漢律不存，豈非舊律繁蕪，艱於傳習之故哉？其大略可考者，大抵依晉志爲本，而雜采他書附益之。輯律篇目第三。漢世法家頗多異議，復肉刑，減死罪，其大端也。他如復仇、輕侮、柯憲、屢易決囚、造獄小大，以情準通典雜議之例，輯律雜議第四。漢書禮樂志言禮儀與法令同錄，臧於理官，至魏新律乃別出。

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以爲故事。然則漢律文繁。非獨前後相蒙。亦由所賅廣博故也。諸官儀典。職有關刑名者。非必律文。而可觀漢制。輯以爲雜事第五。原稿作第。六誤正。經義斷獄春秋爲宗。公羊在漢世尤春秋家顯學也。何劭公注。多與漢律義相表裏。陽湖劉逢祿治何氏書集爲律意輕重說一篇。說或舛或漏。不盡可據。今加增考論。仍舊一篇。附於漢律之末。爲何氏公羊律意說第六。原稿作第七。正。海日樓。

文集

書已佚。又補晉書刑法志一卷亦佚。

冬歸里。

案李慈伯荀學齋日記乙集下。本年有十月十八夜。招鄧鐵香。許竹簣及敦夫雲門。飲富齋。送朱桂題庶常福說。沈子培比部曾植。兩同年。還秀州詩。可證。

光緒七年辛巳

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公三十二歲

正月初六日舟泊高郵。十四泊廣陵。

見公王注老子跋

△日至滬上。於書肆得從伯曾祖帶湖司勳

叔挺頤

綵堂詩文全帙。

司勳字堉爲。號劍舟。乾隆丁未進士。吏部稽勳司主事。以母老乞終養歸。築室錦帶寶帶兩湖間。因自號帶湖。學者稱帶湖先生。見阮文達公所爲墓誌銘。

凡詩文十六

卷。律賦二卷。司空公督楚學時所刻也。板久燬於咸豐庚申之亂。

見沈廉仲頤綵堂詩鈔跋

夏自里赴粵省。連州公於廣州。攜頤綵堂文集往。謀重鈔。

沈廉仲頤綵堂詩鈔跋

公久居北。便習之。歸里無田

廬可依輒復思北

袁爽秋太常安般移集卷簡子培詩注

秋訪族兄達夫廣文

璋寶

於蘇州游天平坐僧房聽泉聲欣然意會臥廣文齋中六日論當世諸君

子事業學術得失

海日樓文集卷下沈達夫先生墓志銘

冬還京師

案李恂伯荀學齋日記丙集十月二十六日乙酉有得沈子培書以陳蘭甫東塾讀書記黎二樵五百四峯堂詩鈔爲贈云云蓋公初自廣東歸也可證

光緒八年壬午

一千八百八十二年 公三十三歲

是年讀書始爲劄記題曰護德瓶齋涉筆泰半論西北地理

見護德瓶齋涉筆卷首自記云此壬午癸未之間所記後亦續添大抵在京邸時

光緒九年癸未

一千八百八十三年 公三十四歲

冬帶湖司勳頤綵堂全集刻成於廣州

沈廉仲頤綵堂詩鈔跋

光緒十年甲申

一千八百八十四年 公三十五歲

是年藏書被竊。所失皆善本。時公寓宣南珠巢街。

公后山詩注跋。案李恣伯荀學齋日記戊集下。本年二月初五日辛亥。有一更時赴珠巢街沈子培兄弟之招云云。

又張季直寄輓公詩序云。與乙庵相聞。自清光緒庚辰始。乙酉始見君於宣南珠巢街寓。云云。又康更生有爲輓公詩。亦有吾壯遊京華。遇黃仲毀家。珠巢我相訪。抵掌高雲攀。云云。又案海日樓詩集二。詩云。我生於燕長於燕。橫街珠巢四十年。則公初寓橫街。後徙珠巢。其遷徙之年。已不可考。張菊生年丈元濟。則謂珠巢在南橫街之側。橫街珠巢者。猶言橫街之珠巢也。然考袁爽秋漸西村人初集。癸未有戲簡子培子封詩云。南城地勢何所似。萬甲千嶺壁高浪。君今新居踞龍尾。喜得西山拓屏障。坡陀起伏作波濤。叢荻蕭疏時一望。所謂新居。當卽指珠巢。橫街則公俞策臣畫舫跋自云老屋。不得謂新居。張丈云云。殆不然也。又案漸西壬午有訪沈子培昆季不遇詩云。城南連屋似波濤。與上詩波濤云云相似。當指一地。則自南橫街珠巢當在壬午以前矣。

夏法夷反覆中外疑。都中士夫泄泄如故。公慨然於人情之變幻。因舉似東坡詩。謂李恣伯侍御

曰。微波偶搖人。小立待其定。爲我輩說法也。

李恣伯荀學齋日記本年六月初五日丁丑日記。案荀學齋日記此下云。余曰。此爲君等盛年有才氣者言之也。柳柳州詩云。

迴風一披拂。林影久參差。爲今之二張以下及呈身走捷者言之也。王江寧詩云。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爲它日黨國者言之也。章蘇州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爲僕今日言之也。詩中比興之旨。卽此可喻矣。據此可推見公盛年對當時政局態度。並可推見當時當局滯沓情狀。

光緒十一年乙酉 一千八百八十五年 公三十六歲

秋擬廣東鄉試策問。問宋元學案及蒙古事。場中無能對者。粵城傳之。

康更生自編年譜。案康譜云。是歲應鄉試不售。時所問策。有宋

元學案及蒙古事。場中無能對者。皆來抄問。粵城傳之。策爲沈刑部子培所擬。余之知沈子培以此也。時公在京師。蓋豫擬策問贈主考廣東者。舊有此例。

公弟子封以太學生登順天鄉榜。中秋會諸名士於陶然亭。盛極一時。人或擬之稷下。案海日樓詩集卷二逸社

第七集分詠陶然亭詩云。周秦賈賤士不遇。漁釣有約尋樂處。後來人事多復多。二李二王盛黃戴酒時經過。鵝兒年秋談土說。此亭乃爲齊稷下。中秋圓月照尊壘。坐聽諸儒說王霸。二李二王盛黃當謂李仲約。李恣伯。王幼霞。王可莊。盛百熙。黃仲穀。諸人。又案李恣伯荷學齋日記庚集下。本年十二月初六日庚午日記云。子培來談甚久。於西北邊事。考古證今。多有心得。尙論宋明學術亦具有微言。此事知者尠矣。子培兄弟年少好學。一時儔類。罕見其匹。可證公是時學問用力之所在。

光緒十二年丙戌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公三十七歲

夏公弟子封成進士。朝考用庶吉士。在京有名。人稱二沈。

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公三十八歲

是年讀元經世大典西北地理圖。定爲回回人所績。因條其可考之迹。參互羣書。證以今地方域城

邑炳然可觀。經世大典西北地圖書後

十一月作經世大典西北地圖書後。海日樓文集卷上。案後敘云。光緒丁亥仲冬研圖注篆之廬書。是十一月也。又案書後鈔本後又有紀畫地圖法一篇。疑一時所作。惜多舛誤。不可是正矣。

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公三十九歲

是年南海康廣廈孝廉祖詒上書請變法朝野大譁將求捕公力諍其括囊自晦得全。案此事康更姓輓公詩有戊子

初上書。變法樹齒牙。先生助相之。舉國大驚譁。惴惴下刑部。紛來求覽。君力勸括囊。金石窮幽遐。云云可證。又其書鏡題詞。亦謂公勸其假金石自晦。於是廣藝舟雙楫書鏡之初名也。祖詒更姓之初名也。又案廣藝舟雙楫敘目。康子戊己之際。旅京師。淵淵然憂。惴惴然思。俛攬萬極。塞鈍勿施。格絀於時。握髮慙然。似人而非。厥友告之曰。下略。汝爲人太多。而爲己太少。徇於外有。而不反於內虛。其亦闇於大道哉。云云。厥友即公也。康常自命爲聖人。獨嚴憚公。踰數日必造謁焉。公待之不卽不離。一日康發大言。公微哂曰。子再讀十年書。來與吾談可耳。康顏渥而退。唐蔚芝先生茹經堂文集題先師沈子培先生手蹟後。與本譜序文言二十年不同。

光緒十五年己丑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公四十歲

是年兼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俄國股章京。金傳。案哀啓誤作庚辰。庚辰公成進士之年。何得有此。或以爲庚寅。然考翁文恭公日記庚寅十月二十九日日記云。考送總理

衙門章京凡二十五人。上文云庚辰門下惟謝啓華一人。則公必不在是年。考黃公度京卿遵憲人境廬詩集卷六。庚寅歲暮懷人詩懷沈子培戶部云。懷仁久然坤輿志。法顯兼通佛國言。聞說荷囊趨譯館。定從絕域紀輶軒。據此則公官譯署在庚寅前。金傳近似。惟考文集卷上譯刻中亞洲俄屬游記跋有癸巳秋從事譯署云云。則又似在癸巳秋。惟與黃詩不合。今姑從金傳。又京卿稱公爲戶部。今已不可知其遷在何年。疑誤。附此待考。初公

既通西北輿地有聲。日本那珂通博士嘗因文道希學士介就公問。公以中原音切蒙古文之音授博士。博士錄寫而去。日本西本白川大儒沈子培小傳嗣後又旁及四裔輿地之學。自西伯利亞內外蒙古伊犁新疆

以迄西藏西域並南洋貿通沿革遂及四國事。世界大勢莫不洞然於胷中。西本小傳先後有蠻書黑韃

志。元朝祕史。長春真人西遊記。蒙古源流各箋注。皇元聖武親征錄校注及島夷志略廣證之作。親

征錄本乃轉展傳鈔得之。於是公乃知元史本紀所從來。知作此書人曾見祕史。而修元史人未曾

見祕史也。互相印證。識語眉上所得滋多。袁爽秋太常爲洪文卿侍郎鈞搜訪元地理書。假公鈔本

傳錄。遂並眉端識語錄以去。侍郎後自歐洲歸。先訪公。研究元史諸疑誤。前賢未定者。舉公校語。公

請曰。單文孤證得無鑿空譏乎。侍郎咲曰。金楷理謂所考皆至確。金楷理者。英博士而充使館繙譯。

地理歷史學號最精。助侍郎譯述撰施特多桑貝勒津諸書者也。李仲約侍郎自粵反都相諏問公。於此書所未瞭者。侍郎亦引以爲憾。而無他本校之。蓋侍郎所據亦何氏校本。與此本同出一源也。

海日樓文集卷上。聖武親征錄校本跋。廣證就汪大淵書以新舊各圖證之以考見南洋各島唐宋迄今之航路並考見

西洋人所建商埠亦即古來商賈匯萃之區。古學彙刊第一集書目提要尤發前人所未發。案公生平不意名嘗謂先世抱璞辟名家風然邪

其所著述皆隨筆簽識零亂散漫不自整理今所傳諸書多後人掇拾排比而成故不能確定其著始著城於何年也姑綜繫於此。至是探討益勤公早又沈潛有宋諸子之

學久之並旁通二氏。案公梵學最深始業嘗在四十前後其光緒戊戌十一月在鄂州官閣跋壇經云篇中無相頌三般若篇頌無相解也疑問篇頌無相行也懺悔篇頌無相解脫也大師傳佛心印

度無量衆宗風峻絕讀者每苦無可持循若守三頌以爲皈依之門固不患流入豁達狂禪招災致礙而日用常行皆成無相世出世法非有而有亦不煩向外求玄矣余涉此經有年今茲出讀二過心中乃似略有所會

者爰記於此以待再參抑我佛垂訓之淨三業也綜其要則曰愚迷曰憍誑曰嫉妒其訓弟子也一則曰不輕於人再則曰無諍上下中根普皆攝折嗚呼末劫衆生業因深重菩薩大慈所曲垂拯尊者簡明至此

而百規來讀此經者於祖意蒙然若無覩也噫戊戌爲公四十九歲云涉此經有年又考公所有梵經跋皆在戊戌丁未間可推也又案公月愛老人客話卷首有詩云少爲科舉學壯涉百家流俄忽竟無成閔閔更春秋側

聞西方人樂國乘天遊法界建高幢賢聖相侶酬持受託一心靈光盈四洲不能考其何年作惟筆跡稚弱似三十餘歲所作錄此以見公中年學佛之一斑又案袁爽秋太常亦湛深梵學公必受其影響庚寅有和公詩有

云入春禪病兼詩病客慧頑空總未刪公詩亦有禪誦有時還謝客云云可見道家說亦所深契公互相證發明徐文山大令手鈔賈浪仙長江集跋云余平生多得道人書觀其圖記輒如觀面相與似有前緣也

所得益深。金傳案自注云此得之緒論

夏康有爲將反粵公規其氣質之偏而啓之以中和又謂君受質冬夏氣多春秋氣少康書謝有云公體則博大兼舉論則研析入微往往以一二語下判詞便如鐵鑄非識抱奇特好學深思不能及

此生平所見人士自陳君慶筌外未之覩聞一時寡儔也。但文理密察者多而發強剛毅者少。論說多而負荷少。得無氣質和柔之故耶。大公報史地周刊第一百零四期康南海與沈子培書

七夕偕王芾卿

頌蔚

馮夢華

煦

袁爽秋

劉佛青

雲

遊南湖灤觀荷花

葉鞠裳綠簪廬日記
袁爽秋太常安般移集有詩與此合

公弟子封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

光緒十六年庚寅

一千八百九十年

公四十一歲

五月公弟子林自粵來貽公蕉白水坑研公適在病中七月公弟去公又病賦詞刻諸研櫝紀其事

集外詞

光緒十七年辛卯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

公四十二歲

冬遷員外郎

哀啓

光緒十八年壬辰

一千八百九十二年

公四十三歲

春擢江蘇司郎中哀啓

二月運州公卒於廣州 爲袁爽秋祀序安般彙集稱其比物連類餐絜茹芳騷人蟬蛻之心也迴

視收思樂不忘本小雅明發之懿也爰及交遊贈答存沒哀思儒林講肄副墨雒誦之所攬蔓閭闔

閭風馬歌鸞鏡之所蘊藉汎而後應其出不訢則又九流之散言出賦家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所相

與躋孺道真箭勺物沴揖讓登降禮樂以俟者也行春花樂言寓思於哀駘舉目河山獨撫膺於逝

者朱干玉戚則端冕以舞清商激楚乃絕絃可知君之於此幾所謂持其性情不令暴失者乎莊生

有言況乎弔弟親戚之警欬於其側夫弔弟親戚者其聲可識知其端不可思三復斯編庶幾脫落

陶謝之枝梧含咀風雅之推激余乃於是橋首抑容怡擬怫悵海日樓文集不可理廢然以止者已卷上 案公

壯歲詩文學與悉伯爽秋最有淵源論詩與爽秋尤契其題爽秋漸西村人初集第二詩樂社有瘞木扶疏三十

年不知用何直且自希天全喟然見君子喪我平生焉夙素蘊元鑒神鑒萬靈先冥觀洞性韻伐材鏤取

堅聽音且知絃得魚不離筌豈無萬金藥醫此脰肩肩斲木賁匠門將車奚仲前不辭擁腫醜所冀高庠

後月
沈寐叟年譜
二七

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公四十四歲

春見中亞洲游記譯本於順德李仲約侍郎齋中。侍郎以批本見示。屬更詳考。因籤記數事於卷中。秋奉南海□□□□□□命校刻游記。因排比衆說。凡簡端所錄。皆侍郎說。書中夾注者。朱□□

孝廉□□說。加案字者。公當時所籤記也。書中輿地古事別爲考。海日樓文集卷上

秋洪文卿侍郎卒。臨殯以元史譯文證補清本屬公及陸文端公。潤庠曰。數年心力瘁於此書。子爲

我成之。元史譯文證補陸潤庠序

是年俄羅斯使臣喀西尼。案或譯喀希尼以俄人拉特祿夫蒙古圖誌中唐闕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

姓迴鶻受里登囉汨沒密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景本。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屬爲考釋。公時

在譯署。因作三碑跋以覆俄使。俄人譯以行世。西人書中屢引其說。所謂總理衙門書者也。時他塔

拉文貞公。志銳方爲烏里雅蘇臺將軍。亦拓闕特勤碑以遺盛伯熙祭酒。祭酒跋之。公復書其後。王靜

安觀堂集林卷十六九姓迴鶻可汗碑跋據海日樓文集卷下再跋在丙申於是三碑始漸著於世。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公四十五歲

夏校刻中亞洲俄屬游記成序之文集卷上

七月給事中余晉珊等劾康廣廈主事惑世誣民非聖無法請焚新學僞經考上諭禁燬時康弟子

梁卓如啓超聯公及盛伯熙黃仲弢營救無效見康更生自編年譜

是年吾藩國朝鮮內亂中朝遣兵援之與日本遇遂開釁海陸軍皆敗績朝野洶懼公憂憤默與諸名流籌保國彊本之策

十一月李悉伯慈銘歿於京師臨歿以所爲日記七十餘冊案此從蔡鶴頤年丈元培印行越縵堂日記緣起上海商務印書館所印則只五十一冊

付公曾之撰越縵堂駢體文序公哭之慟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公四十六歲

陸文端公奉諱家居取洪文卿侍郎元史譯文證補清本重斟付梓寓書公商體例元史譯文證補陸序

四月割臺灣及澎湖列島與日本平。東省無事。公請自假英款。辦從貫鐵道事。

案此實在俄國章特西比利亞鐵路建議

之前。公蚤著眼於此。其識遠矣。歸礪老成。瞻言百里。感今思昔。涕淚隨之。

恭親王 奕訢

大學士李少荃

鴻章

踴其議。書上將合辭奏請。沮於

某巨公。識者惜之。

哀啓

七月與陳次亮郎中

熾

丁叔衡編修

立鈞

王幼霞侍御

鵬運

袁蔚廷觀察

世凱

文道希學士

廷式

張

巽之編修

孝謙

徐菊人編修

世昌

張君立刑部

樞

楊叔嶠中書

銳

及公弟子封聞贊康廣廈開強學

會於京師

庚有爲汗漫訪詩集詩題

爲作序文

唐蔚芝先生語

十一月說戶部尙書翁叔平

同龢

開學堂設銀行

翁文恭公尙龢本年十一月初十日日記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公四十七歲

冬俄羅斯皇尼古拉第二初即位。勢張甚。欲謀我黑龍江漁業航務。公獨洞燭隱微。力駁其事。折其

牙樑。俄使爲氣沮。其餘密自獻替。時論傳聞。十不逮一。

哀啓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公四十八歲

八月廿九日韓太夫人歿於京師。

案海日樓文集卷下。記先太夫人手書日用帳冊。有太夫人常以臘明起。漱

杯。點心進油浴。麻花一。蓮子或扁豆。薏仁百合或燕窩一甌。恒用毛燕。不恆進官燕。食畢即自磨墨寫帳。筆用王名通。狼毫下者。書甚速。筆下若有蠅蠅聲。時略佇思。復疾書。食頃而畢。中饋一日事竣矣。家人尙未起也。曾植以趨署早起。獨得見之。此書。五十年間由盛而衰。而極衰。而稍展。而漸盛。榮悴苑枯。吾太夫人先是太艱苦萬狀不可言。而規矩未嘗稍異。亦無一日間斷者云云。此雖小節。究碎。亦可見母德矣。附記於此。

夫人晚年多病。公侍疾。衣不解帶。醫藥必親。必嘗安則始安。食然後食。用是遂通醫理。哀能自處方。

別具妙悟。金及殉。哀毀骨立。

案翁文恭公本年九月十四日日記有云。弔沈子培兄弟喪母。貧亦可傷。又十月十八日日記云。午爲沈子培母夫人題主。黃慎之王仲弢贊題。濮子泉張羅一切。此

二事雖無關宏旨。然亦可推見公食貧而不儉其親也。先大夫二欣室文集駢文沈乙庵四丈七十壽序有云。先生奉太夫人之諱。某某往弔。執手毀瘠。殆不能識。困乏甚矣。而仰觀帷幕。僦察几筵。海陸珍奇。豆登嘉薦。因以此益知少牢饋食。不儉其親。劇病累年。見者爲危。案哀啓此下有至私以年壽問李芍農侍郎者云云。考侍郎實薨觀微可以知著。因并著之。於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見侍郎子淵碩所爲順德李文誠

公行狀。則此時安得有此語。當係誤他人爲侍郎耳。今刪待徵。其後要痺益劇。百方不效。偶見葉天士醫案。其治要疾。輒用鹿角霜青

蔥管。又見徐洄溪語。吳中有一少年。善用古方。蓋指葉。推念葉方必有本原。乃轉取此二藥服之。要

痺頓瘳。哀是時浙江溫處兵備道袁世凱方在天津小站督練新建陸軍。軍有重任。欲以屈公。且

以墨經不辟兵戎爲言。公謝之。哀

十月德意志攘我膠州灣。國人噤不聲。時康廣廈弔公聖廬。公涕泣趣曰。公宜言。於是康復上萬言

書言自強變法

案此事康更牲輓公詩亦及之。云：丁酉公喪母。金臺我走贏。弔公之孤艱。憂國之驚瘥。是時德擴膠。國人噤不呵。公力勸我言。再下馮婦車。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公四十九歲

三月

案公聖教序跋云：戊戌春仲出都。則二月矣。

扶贈光祿公暨韓太夫人匱南歸。

哀啟

時康廣廈已易名有爲。寢大用公瀕

行遺短簡曰。試讀唐順宗實錄一過。康默然。

案此事予聞之緒論。更牲輓公詩亦及之。曰：萬言書既上。請師日俄德。德廟大感奮。雷動揮天戈。維新救中國。掃蕩舊日

科。公又遺短書。半簡字無多。唐順宗實錄。請吾讀一過。蓋公料事變。憂我蒙網羅。

四月寓上海。晤文道希學士。一日學士極論三藏義諦。拈慈悲二字作世出世間一切圓相。根器殊異。於此可見。同乘馬車過宜城橋。誦雙縣日月照乾坤之句。慨然遠想。謂世間至此。非此無由定國。公謂中朝黨論疑忌方多。病狀益深。要方益不敢輕試。莊子所謂至言不出。俗言勝者。今之謂與。又論及康某學士曰。此僇耳。何能爲公。曰。世界益低。人才益瘁。僕至今日乃不敢藐視一人。學士徵其故。曰。此禪家所謂草賊也。草賊終須大敗。第不知須費幾多棒喝。僕老矣。且去國以後。理亂罕聞。政恐意氣褊激。諸公未免將爲此人鼓動耳。

護德瓶齋客話。

時少年喜言春秋。推公羊之義。以貫究西

學其言巧辨亦頗有駭聽者。老師宿儒遂因此而諱言公羊。公曰：此則因噎而廢食也。曹叔彥編修元弼治孝經謂公欲以挽此頹風。公曰：甚善。孝經開章言以順天下一書之中於順字三致意焉。禮易多言順當闡此義。宏美其說以詔後進。夫子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學者知此乃可言公穀微言耳。同上

五月湖廣總督張香濤

之洞

聘公主武昌兩湖書院史席

哀啓

寓武昌紡紗官局西院

陳石遺學部衍石遺室文集卷九

石遺室詩話徐仲可中書到清稗類鈔文學類

問無不答答必詳盡學者服之

金傳

後復應湖南巡撫陳右銘

寶箴

之約未往

而八月政變作公每聞朝政憂居深念心爲之瘁

哀啓

初公論學尙實用於人心世道之隆污政治

之利病必窮其源委

王序

詞章之學若不屑措意者有作即弃斥至是遇侯官陳石遺學部衍談詩意

不能無動自言吾詩學深而詩功淺

案詩學深者謂閱詩多功淺者謂作詩少也

夙喜張文昌玉谿生山谷内外集

案公重刊

西江詩派韓饒二集序云余少喜讀陵陽詩又與金句丞太守論詩書云鄙詩早涉義山介甫山谷以及韓門數語可比觀之

而不輕詆前後七子學部乃謂君愛艱深薄

平易則山谷不如梅宛陵王廣陵因舉宛陵集殘本爲贈公於是亟讀宛陵廣陵詩

石遺室文集卷九石遺室詩話

清稗類鈔

冬間約學部及閩縣鄭太夷孝胥暇時相督爲律詩。石遺室詩集卷二詩題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公五十歲

四月歸里合葬贈光祿公暨韓太夫人於郡城南門外樺節村之祖塋哀痛如初喪。哀啓

重九復至武昌。案石遺室近代詩鈔十二册公有詩題云重九風雨試武昌而不著甲子考鄭蘇戡方伯孝胥海城樓詩卷四己亥有題云九日風雨中子培自揚州來見示新作與此合則知此行固屬本年

矣江行逢肱篋失書帖數十種。寐叟題跋二集下式古堂法書跋張香濤相國館公城南庭漫藁敘水陸街石遺室文集

詩話清之姚園樹石蒼潤庭宇軒豁園多盆花皆類本之由藥者礫柯輪囷婆娑怪偉察衆株枝多

接成天生者僅半之爾雅曰癭木符婁公以疋羸積年有同玄宴感盧生之病木賦意乃名其園曰

株園室曰符婁庭。據符婁庭漫藁敘深秋病瘧逾月不出戶乃時託吟詠與陳石遺學部寓廬相密邇有作

必相夸示常夜半叩門至冬已裒然積稿百餘首。石遺室文集詩話清神類鈔以居命之爲符婁庭漫稿。符婁庭漫稿敘

公精孰佛典自憙其病僧行一首論詩宗旨略見寒雨積悶雜書遣懷一首。石遺室詩話案近代詩鈔十二册公詩寒雨積悶雜

書遣懷積成篇爲石遺居士一咲一首論詩云幽室共槃辟高吟忽揚詡長舒汲古綆高蹶迎敬弩相君筆剗資談笑九流敘吾思古時人心門日迎拒程馬蛻形骸橘檠代尊俎莫隨氣化運孰自噪鳴主開天啓壇

域。元和判州部。奇出日恢今。高拔不輸古。韓白柳劉憲。郊島賀籍什。四河道昆極。萬派匿冥渚。唐餘逮宋興。師說一香炷。勃興元祐賢。效嫡西江祖。尋踪薪火傳。皆如斜上譜。中州蘇黃餘。江湖張賈緒。辟彼鄴陽孫。七世曾王父。中冷一勺泉。味自根腸取。沿元虞范唱。涉明李何數。彌欲判唐宋。堅欲撼樓櫓。咄咄盛中晚。幟自閩嚴樹。氏味苟中行。謂句弦匏矩。持茲不根說。一眇引衆瞽。叢棘限牆園。通塗成岨嶇。誰開人天眼。玉振待君拊。嘲嘻寄揚摧。名相逸參伍。與陳石遺鄭太夷創詩有三元之說。蓋謂開元元和元祐。以爲皆外國探險家

視新世界開埠頭本領。

案三元之說。石遺室詩話以爲發自石遺。然考公遺懷詩云。鄭侯凌江來。高論天尺五。畫地說三關。撰杖策九府。鄭侯謂太夷也。則三元不廬石遺發之。且比下公答金匱丞太

守論詩書觀之。益審非石遺一人之言。蓋公與陳鄭一時言論所定也。

後又易開元爲元嘉。稱三關常以此教人。謂通此始可名家。務極其

變。以歸於正。不主故常。

金傳。蘧案金匱丈云。三關（本釋家語）之說。始見瀛奎律髓。其說未訛。至師確指元嘉。元和。元祐。皆據變以復正。國變後。戊己之間。公曾有書答丈論詩。及三關之

說云。吾嘗謂詩有元祐。元和。元嘉三關。公（案謂丈）於前二關。均已通過。但著意通弟三關。自有解脫月在。華嚴行願品卷二十一云。此解脫者猶如瀛月滿足廣大福智海故即公所本。公有印曰解脫月移。金匱丈以此書弁其

詩集卷首作解脫自在非也。元嘉關如何通法。但將右軍蘭亭詩。與康樂山水詩。打併一氣讀。劉彥和言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意存軒輊。此二語便際齊梁詞人身。須知以來書意筆色三語判之。山水即是色。莊老即是意。色即

是境。意即是智。色即是事。意即是理。筆則空假中三諦之中。亦即偏計依他圓成三性之圓成實也。康樂總山水莊老之大成。支道林開其先。此祕密平生未嘗爲人道。爲公激發。不覺忽後不禁。勿爲外人道。又添多少公案也。

尤須時時玩味論語皇疏。（原注與紫陽注只是時代之異耳）乃能運用康樂。乃亦能運用顏光祿。記卷五年同人修禊賦詩。鄙出五古一章。樊山五體投地。謂此真晉宋人。湘綺畢生。何曾窺見。雖謬贊。却慙鄙懷。其實只用皇

疏川上章義引而申之。湘綺雖語妙天下。湘中選體。鏤金錯采。元理固無人能會得些子也。其實兩晉元言。兩宋理學。看得牛皮穿時。亦祇是時節因緣之異。名文句身之異。世間法異。以出世法觀之。良無一無異也。（案

原書此下空一格。就色而言。亦不能無抉擇。李何不用唐以後書。何嘗非一門法。（原注觀劉後村集可反證）無如其目前境事。無唐以前人智理名句運用之。打發不開。真與俗不融。理與事相隔。遂被呼人僞體。其實非僞。祇

是呆六朝。非活六朝耳。凡諸學古不成者。諸病皆可以呆字統之。(案原書此下空一格。)在今日學人。當尋杜韓樹骨之本。當盡心於康樂光祿二家。(原注所謂字重光堅者案此依文書語)康樂善用易。光祿長於書。(原注兼經緯)經訓舊畬。才大者儘容得獲。韓子因文見道。詩獨不可爲見道因乎。(原注歐公文有得於詩)鄙詩蛋涉義山介甫山谷。以及韓門。終不免流連感悵。其感人在此。障道亦在此。楞嚴言純想即飛。純情即墮。鄙人想雖不乏。情故難忘。橋農嘗戲我纏綿往事。誠藥石言。又案本年大雪節後二日公跋支謝詩云。老莊告退。山水方滋。此亦目一時承流接響之士耳。支公模山範水。固已華妙絕倫。謝公卒章。多託元思。風流祖述。正自一家。抱其鏗諾。則皆平原之雅奏也。陶公自與稽阮同流。不入此社。又云支謝皆禪元互證。支喜言玄。謝喜言冥。此二公自得之趣。謝固猶留意遺物。支公恢恢。與道大適矣。與前書有同處。附出。可互參。公生平證學。不喜道破。小扣則小鳴。大扣則大鳴。偶爲知者談言微中。亦不欲爲外人道也。茲張之。非公意也。同光派奉爲魁桀。案石遺室文集卷九。乙盒至武昌。初投以朱提一流購君元詩紀事者。余曰。吾於癸未丙戌間。聞可莊蘇戡誦君詩。相與嘆賞。以爲同光體之魁傑也。同光體者。蘇戡與石遺戲稱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 一千九百零五年 公五十一歲

三月公自武昌挈眷東歸。過漢上。與鄭太夷同登魯山賦詩。近代詩鈔公詩題

五月自里北征

先大夫二欣室文集散文沈乙庵四丈七十壽序案北征之謀。已決於己亥。故鄭太夷布政海藏樓詩集卷四。己亥。答公見訪湖舍不遇詩云。明年計君必北向。又本年太夷又有送公北上詩。

在四月十一夜步江坪詩後。必當此時。人以爲公聞亂自里至海上者。非也。而輦轂拳亂卒作。公停於上海主沈濤園。瑜慶沈濤園遺詩。甲寅得何處春深。痛北事不可捄。以長江爲慮。與督辦商約大臣盛杏孫。宣懷沈濤園汪穰卿。康年密商好詩注。

中外互保之策。力疾走金陵。首決大計於兩江總督劉峴莊。坤一來往武昌。就議於兩湖總督張香

濤。之洞而兩廣總督李少荃。鴻章實主其成。哀訂東南保護約款凡九條。其後大局轉危爲安。乘

輿重反。緊公之力爲多。案此役先大夫壬寅在都聞盛杏孫尙書說如此。且謂峴帥意識堅定。香帥則志尙游移。非子培爲香濤所素服。猶未能速決也。見先大夫戊辰正月初四日日記。然

以奇痛在心。事成不居。哀啓案此事公不敢居其名。人間之輒曰。是寔張劉主持。與書生何與。蓋其時朝中大老。頑固尙多。而滿人之甚漢人益甚。公慮之深矣。此其隱衷。明識者相喻於無

言解。或謂京畿匪亂。而東南不起勤王之師。反與外人互保。爲非順。然京畿之亂。非起於外人。拳匪跳梁。近畿兵力。足以平之。匪平則外人無藉口。固無暇乎外責之勤王也。且如當時亦從亂命。非特萬不足以制勝。而適

所以速亡。後日幹旋。益無餘地。則諸公之保東南。實所以保中朝。與外人互保。實所以保中國也。不然。清社之屋。何待於辛亥乎。又金甸丞丈云。保護長江之議。發於英人福開森。此非美事。但查當日有無公電致北京直

諫。北京有無電旨。此最關鍵。適案先大夫戊午三月十八日日記云。與沈乙丈小飲。席間談及拳匪事。並云劉忠誠張文襄聯省保東南之策。實發於盛尙書宣懷。而丈亦預其謀者。不及福開森。金丈不知何據。至北京電旨云

云。此時政非帝出。命由燭作。又何足重。愚謂可不必問也。

六月。至揚州。公季漢官爵考。補漢兵志。今水經跋。

七月。吏部侍郎許竹簣。景澄太常寺卿袁爽秋被殺。聯軍入都。兩宮西狩。公聞耗。悲憤不知所出。

九月。李少荃相國爲和議全權大臣。會於滬上。約公同行。因病不果。或告相國以袁許二公之難。相國稱公字而喟然曰。儻某不出京。恐亦不免此旤矣。人嘆心契之深。哀啓案李慈伯荷學齋日記。戊集下。光緒十年四月十一日乙卯。有

云。子封之大父。故工部侍郎鼎甫先生維鏞。合肥太翁愚全先生入學座師也。侍郎有清節。合肥言初入翰林時。嘗隨太翁數謁見之。蓋通家也。又案林文忠公會文正公亦出司空公門下。門牆之盛。婉迹河汾。惟公則非子安所能匹。與某書云。今日議和。棘手百倍庚申。若敵未入都以前。早自改圖。何至顛危若此。許袁奇酷。中外冤哀。懲亂臣而不褒死事。則朝廷之彰燿不明。斥莠言而不表忠謀。則國論之指歸不定。竊意昭

雪譯署五臣。亦所以表朝廷悔禍之誠。開議前所急宜下詔者。若事事待敵指揮。虧傷國體。仍不足

以感動人心。非計之得者矣。

書札與某書

十月。病冬溫。至臘初始愈。遂還揚州。

據海日樓文集卷上。與陶制軍書。哀啓亦云養疴海上。

除夕。溯江至十二圩。大兄子承大令

曾榮官舍度歲。曼陀羅寢詞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千九百零一年公五十二歲

春。盛杏蓀尙書約作滬游。劉峴莊制軍又約至金陵。屬擬奏稿。其目凡十。曰設議政。開書館。興學堂。廣課吏。設外部。講武學。刪則例。重州縣。設警察。整科舉。凡八九千字。與陶制軍書。與客話曰。夬姤剝復之交。宋明諸儒言之迫隘。士大夫之憂患。非君人之憂患也。君人之道。在乾坤否泰而已。玩其象。玩

其占久之自有天地同流氣象。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前八字是用，後八字是體。無後八字功夫，前八字一件行不得。授方而后能可任，敬教而後學可勸，後八字又有本末焉。前後焉。規模立而人心定，號令來而趣向明，奉令承教之庸人，皆樂事勸功之能者也。待騏驥而后駕，終身不得車，強其馬爲騏驥，則東野畢敗不旋踵矣。是故債軍之將，懟無兵，亡國大夫懟無士，何道以救之？倡勇敢之術曰練將，興人才之術曰練相。外交得則國勢興，民氣和則國勢興。生聚教訓，復讎之實事也。臥薪嘗膽，其志也。有其志而無其事，則亦曹伯陽、邾隱公而已矣。決創潰瘍之後，亡血既多，必兼補托，乃能行其清解。大兵大札之後，元氣既傷，必資休養之政，而後可議振興。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知天地之恆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此范蠡對句踐復讎之術也。柔而不屈，強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此蠡自任外交之義也。其語皆深遠從容，與安常處順時無異。有種蠡之志者，不可不時玩味此氣象。荀子與臨武君語兵曰：夫兵之要在親附士民而已。六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御；弓矢不和，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有惇大成裕之規模，而後有明作有功之事業。晉在獻公之世，其民習

戰其臣多材以新造之國而浸沒有抗行齊楚之勢可以爲強國矣惠公用之而敗於韓幾亡其社稷秦穆問瑕呂飴甥曰晉國和乎知夷吾之敗不在不能用師在不能和衆也禍起於衽席之間難作於亡人之黨雖重耳深得人心民氣囂劫十餘年無以靖之其可乎伐原示信安其居大蒐示禮生其恭有內難而兼外侮非此不足以默化潛移成霸略者未有不資王道也黜魏讐殺顛頤祿不及介子推而卻縠先軫皆非從亡之士此可見文公之用心狐趙之善處危疑矣陽處父行并植於晉國事當與此相涉襄公一代多內亂靈公之嗣立也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夫以重耳得民而三怨餘愛民一動而不可靖也如此況君不如重耳臣不如狐趙者乎范文子憂亂之言曰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吾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傷哉此言夫文子豈不願合諸侯者哉知羣臣不睦者終將不能事君終亦不能合諸侯耳城濮之役晉尙德以勝楚邲之役楚卒徒輯睦以勝晉諸帥不和以敗隨武子親見兩役固當有箕裘之說傳諸子孫矣唐太宗所用隨末人材也宋太祖所用五代人材也王良不易馬而御由基不易矢而射御之術在轡射之力在弓處喪亂之後易民而治之愚心日與臣民相逐於猜疑愛憎之域唐德宗之所以亂明思宗之所以亡止在

謂人心不可知不可信而已矣。鼎二德而吉。革具四德僅僅悔亡。猶且在已日離乃孚之後。若是乎去故之難於取新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乃其成卦之材。於革曰文明以說。於鼎曰巽而耳目聰明。君子之所以處此則一而已。

治城客話案所言雖多論古事。但皆與時事相關。故全錄之。

又赴武昌應張香濤相國之招。據文

集揚州與南皮制軍書案文集卷下有紀蘇完公事云。予於虎兒年春應蘇完公招至鄂。到即傳見。兵衛侍列。尊嚴若神。絕不似在江南之簡略。公衣冠出。長髯拂拂。色若銀。容儀莊肅。亦不若在江南時坦率。問余近歲蹤跡。及兵事方略。余侃侃談。公靜聽。不僂一辭。既而曰。久不見賈生。故自不同。手授余營務處札。曰急往見藩臬。省城軍事一付君。好爲之。舉若送客。余意欲控辭。而忽忽不能出口。似在此時。虎兒年云云似誤。蓋上庚寅文襄尙未開府湖廣。下壬寅。公正月已回都。必無此事也。然此時語氣。亦頗有不合者。姑附於此。

旋還揚州與相國書論行新政曰。忽忽拜辭。退而自思。

良悔未窮淵旨。下某有美芹之說四焉。敢以陳諸左右。一曰通志意。將相不和。士不附帥。乘不和戰。

無功。世變至斯。謂當事者無求全厭亂之意。蓋非人情。然而意見猶未盡融。習氣猶未盡湔者何哉。內外之情意不通。相資者反爲相軋也。近日內外之相商以電。同治舊事則以函。電簡而函詳。電直而函婉。電迫而函舒。電質而函文。夫尋常例行公事。尙有待反覆指陳者。況新政之變動不居。情形百變者乎。先事當豫籌。既事當補救。奏牘有所不盡。公文有所難言。凡皆宜以函啓達之。略如宋人告廟堂以劄子之意。必壇吏先示恪慎之風。而後可望柄臣以虛和之度。事有甚細而不可忽者。三

寸之轄。以制千里。此類是也。其二曰議奉行新政。在內有專司。在外亦宜有專局。立法之初。庶端並起。僚屬之諮詢。士民之陳訴。事或可行。而中沮機或屢變。而無方。獨斷者勞而尠功。博訪者繁而無統。謂宜放牙釐善後之例。專設一局。選僚吏通知中外者。明達事理者。資望深重者。咸使入焉。而所有新政詔書。或詔書未及。而事當舉辦者。皆責之。令平議令檢會以成事徵之。詔書未必皆實行。奉詔書而設立局所者。無不實行。督責之虛文。誠不如局所之實際。創一局而全局皆定。何憚而不爲。此又極平易極變通之一術也。三曰議章程。由議法言之。則有治人而後有治法。由奉法言之。則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喪亂頻仍。朝野焦愁。雖彼皆昏庸惰慢之人。亦孰不樂於改圖以自效。顧欲從末由耳。不授以章程。而責之行事。抑已過矣。有紀律則懦卒皆可爲精兵。有章程則庸才皆可爲能吏。旣設專局。卽議章程。凡有應行新政。先令局員搜訪東西各國章程。以博爲量。以考異同。酌民俗爲功。折衷簡要。爲試辦章程。徐而加精密焉。徐而加推廣焉。事無大小。愈細瑣。愈當求其條理。愈當備其章程。訴新政不便。及因新政而生異議者。不可愍置。但修改章程以應之。而決不搖我宗旨。如此而後人望可厭。人心亦可定也。四曰劑名實。與人以實者。不必倍稱以名。奪人之名者。不可盡除其

實。勇變政者才士也。憚變法者不可謂非國家服教畏神奉公守法之良士也。新政究非王道。異趣者又不可曰邪人。朝爲健吏。莫作庸材。昔之勝流。今成廢物。所進者所進者之言行。又不必能壓人心。勝前人。怨謗繁興。勢有必至。翕翕訛訛。安所極乎。此意一時未可能遽達於朝廷。不得已而思調劑之。莫若仍守差遣員缺之常。以差遣任新人。以員缺安舊人。新者有顯崇之實。舊者不必靳其廉退之名。但使一切皆有章程。彼舊者何必不樂奉周旋。況地方公事。固不能不循舊日禮律乎。如爲豫計之言。則他日積重所趨。如歐洲各國。如日本。勢不至盡變要職爲局所不止。新人後望方長。何必龍斷以啓天下之爭乎。以上所言。固近代疆臣所習行之事。抑亦卽公所常用。或且唾弃而不屑爲者。發此論於開物成務之時。陳義又爲猥下。然天下非常之業。事運以常則事行。至動之機。根養於靜而根固。兼不易變易兩義。而後易之用備。得中庸具減進。而後禮之體全。方今天下洶洶。平陂往復。豈盡庸愚陋劣之爲害哉。士大夫躁動無常。爭名爭權之機械。十百倍於爭利。黨論之既。人所見也。尙有伏而未見者。履霜冰至。遠想懔然。請卽變法言之。西人之來言變法久矣。論其變而諱其敗。言其善而蔽其患。策士代謀。從古已然。夫歐洲改革起自十八周以來。始焉爲宗教之改革。繼焉

爲政治之改革。其改革之利鈍成敗不一。其在於今。各國文化之昌。富彊之進。誠倖乎不可及矣。然英法有革命之變。德有政黨教黨之爭。南北花旗禁奴成戰。溯其改革之初。安居樂業之民。無端而張脈憤興。肝腦塗地。蓋不知凡幾。幸彼數大國無強敵覬覦其側。維新者得以屢蹶屢起。廛而集事耳。其不幸者。若波蘭之政黨分爭。若埃及之上下乖戾。以變法而遽亡。固亦非無其事矣。獨俄彼得藉戰功之偉。以用其君主之權。日本以將相之和。盡其臣民之用。是變法之最有效者。然日本於西法講求委曲。於國俗劑量分寸。其心思之微密。決非吾人之淺嘗暴發者所可同日而言。俄以變法不和。彼得時內訌再三。大臣戮死者數百人。禍及於其后。其太子蓋犯亡國之戒者若干幸而不亡。尤非我今日所能比也。夫誠平心探討於歐洲十八周來政治文明之史。博考其君臣言行黨派異同。爽然有動於人心。不得已而變法。方將憂危惕厲之不遑。惻怛哀矜之不暇。湛思遠慮。不獨發其端。且圖善其後。又何頑固之介我匈臆。關穴之當我譏評乎。況乎新政改革。政令必日繁。民生必日促。風俗必日薄。道德文學必日荒。外人之勢且日尊。國家之根本且日撼。弱國貧國之勢固然。彼日本已著成功。猶念念不忘於此。吾可以漠然無念乎。鈞坐所當之位。誠限於分。而有不能爲。然天下

大事。不外政學兩途。以政言。則公所舉措。各省撫視爲步趨。以學言。則公所舉措。天下人準爲圭臬。物情事勢。積望已成。率天下以言者在政府。率天下以行者在公。言及於斯。蓋有爲公慮而不敢爲公喜者矣。自今以後。願公以變政之利益。開導恆人。以變政之禍亂。提撕同志。保國民之秩序。而後堂高廉遠。可以保君權。存歷史之性情。而後林茂淵深。可以存國教。以寔事改之。與以空言爭之。勢相百效相萬也。某倡言變法。遠在甲申乙酉以前。在戊戌被排以黃老之譏。在庚子見絀以儒書之誚。顧其愚固。逝不可回。而亦自念冗散不材。終不足有補於世。但冀世事粗安。得自放於寂寞寬閑之地而已。略下又第二書曰。世變至今日亟矣。體大者不可以狷懷理。事遠者不可以快論。攬中西之法。雖殊。所以行法者。知及仁守。莊澁禮動。縱千古橫四海。無異理也。以禮義仁恪之心。行新政。新政仁政也。以憤時嫉俗之心。行新政。新政虐政而已矣。戊戌之敗。本原在此。以今日國勢言之。譬之病後形神尪瘠。而又欲治以癰疽。癰疽不免刺割。刺割不免痛楚。固也。華醫之良者曰。太痛傷元氣。西醫之良者曰。痛劇者致死。當預講止痛之方。而後得盡其刺割之術。市井拙子之言曰。不忍痛何能治病者。貿然以毒劑腐藥進。則病未愈。而宛轉號叫以斃者。不知凡幾矣。官府積弊。官吏積習。大癰

疽也。變法大刺割也。事失故業。官失定位。舊德亡。先疇改。隱心以言之。不得謂非天下一大痛楚也。故嘗謂開新與守舊二說。不必并提。興利與除弊兩事。不可并進。新既開。不憂舊不去。利既興。不憂弊不除。此事理之自然。若囂囂然日以詬誶之聲聞天下。人匿其情。而爭心並起。則無一事可行。行而可成者矣。以開新爲樂者。文明之象也。以除弊爲快者。野蠻之習也。彼赫德馮才耳。於關稅。於郵政。尙能規模素定。相人情之緩急。而次第施之。終以集事。常關之習未盡除。信局之舊不盡去。何害於關稅之日增。郵政之日擴乎。夫彼固習於西法者。而其行法之從容如此。然則言西法而必以操切之論濟之者。得無知有法而不知所以爲法者乎。愚管之見。大抵如此。下略海日樓文集卷上

七月。任上海南洋公學監督。添設政治科。由師範生及中院之高級生選入之。交通大學大事記案哀啓屬於己亥誤。

八月。大學士直隸總督李少荃薨。公傷感累日。朝命改訂商約。盛杏蓀尙書悉以約稿詣公商榷。每易一字。未嘗不稱善行之。哀啓

十一月。服闋。

哀啓案本年距韓太夫人之歿。已四載。餘不應此時始服闋。疑誤。待考。

兩宮回鑾。

南洋公學附設東文學堂於虹口。

公聘上虞羅叔言振玉爲監學。日本藤田劍峯博士豐八爲教習。李夫人以嗣子赴粵。晤子林夫。

婦於廣州。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千九百零二年公五十三歲

正月辭南洋公學監督。

交通大學大事記

還刑部供職。

哀啓 寐叟題跋二集上三希堂法帖跋亦曰光緒壬寅正月重入都門

寓京師上斜街。

大夫

本年八月初六日日記

名其書齋曰紫藟。

據寐叟題跋

時初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外務部。卽奉奏調補外務部

和會司員外郎。公在刑部前後凡十有八年。協恭平恕。不忘哀矜。及奉調。忠勤一如前日。時新舊之爭未泯。南北之畛將開。公憂之。默自調停。人都不省。哀啓

三月。嗣子林季子頴爲後。並乞其季女爲女。李夫人挈之北上。經揚蘇。回京。時頴方五歲。公字之曰慈護。女後適泗州楊毓琇。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千九百零三年公五十四歲

正月簡放江西廣信府知府。

案時在正月二十二日。公係截取班。例不易簡放。此次軍機大臣呈單。德宗首圈公名。皆出所料。蓋帝心簡在久矣。見先大夫本年正月二十五日日記。

四月出京聞長兄子承大令病篤於揚州公卽遄往已不及見哀啓大令長公八歲公幼時嘗從之讀

閏五月抵贛時巡撫柯遜庵逢時聞公來喜甚卽日檄調南昌府知府舉全省大計虛以相從哀啓非

恆例也先大夫駢文公壽序公爲政知民情僞而持以忠恕故事治而民親敬哀啓

秋公議領濬東湖陳散原主事三立散原精舍詩卷上題贈沈子培太守詩注

時士不悅學放說支離公喟然曰噫國其殆哉夫道器文質體用經權理事神迹非可二也而今學士皆二之道與德政與教知與行定與慧名與實學與業生與義非可離也而今學士皆歧視之自佗心物真妄新故今古有無是非善惡相待而著非有定也而今學士皆固執其成見焉學士者國之耳目也今若此則其誰不盲從而躡蹶也且學也者禮之所自出禮也者國人之準則也若今學士可謂無學國無學矣而欲責之以禮其可得與無學無禮而欲賊民之不與又可得耶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今中國之謂也噫國其殆哉

金陵學報第三卷第二期李翊灼海日樓詩補編序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千九百零四年公五十五歲

是年署督糧道。哀啓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千九百零五年公五十六歲

秋考察歐美各國憲法大臣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奏調公爲隨員。哀啓曾入都。寐叟題跋有睡翁乙巳歲入都所得畫一條又

至武昌。據陳石遺學部海日樓詩集第二敘後不果行。哀啓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千九百零六年公五十七歲

正月署鹽法道。哀啓時南昌天主教徒王安之戕傷南昌縣知縣江召棠。人民共憤。蠡起報復。遂誤

傷法美基督教司鐸數人。於是全城鼎沸。法美兩國皆遣兵艦入鄱陽湖。執洵洵。巡撫胡鼎臣。廷幹

欲任捕數人殺以塞外人之責。公燭其隱。持不可。外示鎮靜。與按察使余堯衢。肇康力爭抗論。不少

屈撓。事漸定。保全寔多。案哀啓及金傳。皆謂教案起。公與胡鼎臣中丞余敏齋廉訪力爭抗論云云。殊非事實。蓋聞之吾兄銘遠中翰。兄時在南昌公幕。所聞皆翔實可據。不從啟傳。余堯

衢以此去官。公至電請以己官代之。一時頌風誼。案余堯衢輓公詩有云。驚地大獄與倉皇。宰官神甫同一戕。國勢雖弱民氣強。摧折彼狡消披猖。我誓不吐公亦

剛·樽俎可衡斗可撞·浩然歸去吾向羊·李樹乃欲代桃僵·注云·公請以己官代予去職·廣雅相國方充查辦大臣·嗟嘆謝之·

公素畏熱惡溼·南昌溼熱爲江南諸郡

最·遂襲患瘡·生平宜白虎湯而畏附子·後下鄉·見農家先散石灰於田間·而後布種·推知贛水性寒·

方試服附子而瘡差瘳·哀啓

四月·簡安徽提學使·留署江西按察使·八月始赴新任·隨赴日本考察學務·馳驅咨謀·日不暇給·彼

邦人士來請益者·虛往實歸·皆厭其意以去·事畢反皖·視事期月·新舊咸和·哀啓·公生平留意人才·

先端教本·知新溫故·達變立常·內自折衷·不逾世變·先大夫駢文公誥序·初在日時·甚契日本穗積博士之

學說及伊藤博文之憲法義解·自是直欲治新舊思想於一爐矣·西本小傳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千九百零七年·公五十八歲

五月·安徽巡撫于庫里忠愍公恩銘·被刺·一時瓜蔓所及·閩里騷然·公苦心默拊·保全者衆·先後

招致耆儒·樊士如程抑齋·恩銘·方倫叔博士·守彝常季·其祖·馬通伯主事·鄧繩侯·

胡季庵·恩銘·徐鐵華·恩銘·姚仲實·永樸·姚叔節·解元·永樸·時時相從·考論文

學人謂自曾文正公治軍駐皖以後數十年賓客游從之盛此其最矣。姚叔節慎宜軒詩自序 設存古學堂。

清史稿本傳 以程氏讀書日程爲藍本。取各學堂學生國文程度優勝者聚而教之。有研究而無課本有

指授而無講解。取外國大學高等教法。聘程抑齋□□主其事。書札致程抑齋書

十二月簡署安徽布政使。時法令如毛。皖省財力有限。而新政一視江鄂爲政。政舉而財不傷。財給

而民不病。哀啓 署有園亭臺榭之勝。在內署北成園之南。有室三楹。白雙花王閣。爲公偃息之所。西北

爲天柱閣。後公所重建也。皆有記。天柱閣並有聯語云。樓閣華嚴。乘大悲願。江山中夜。嗟太平人。東

北爲拄笏亭。官齋五楹。中爲堂。曰曼陀羅室。公眠食於是。治事於是。燕閒接賓僚。案謀議於是。又辟

方丈室於曼陀羅室之西後階上。北通內院西廂。顏曰持明窠。爲齋後退息之所。據海日樓文集卷下雙花王閣記

記。曼陀羅室記。持明窠記及公與方倫叔書。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千九百零八年 公五十九歲

去年夏。公弟子封簡山西平陽府知府。未到任。本年三月奉旨以道員用。簡署廣東提學使。自都赴

粵道出皖江相見至樂

八月公護理安徽巡撫首拔協統余大鴻於衆人之中一軍皆驚蒞事一月軍心大和哀啓聞九年

立憲之詔下公嘆曰乾坤之毀一成而不可變於是更號曰睡翁謂不忍見不能醒也而所聞於古

人所謂緩得一分百姓受一分益者晨夕往來於胷臆又時時念遜荒古訓自號曰遜齋優詞自序

九月回布政使署任哀啓代者慧焉掣亂其事方兼旬而礮馬營起事謝志時江鄂皖三省軍會操太湖

案謂安徽太湖縣軍中蚤有異言適遭慈禧皇太后暨德宗景皇帝升遐之變羣情惶或公內裏哀慟外事鎮

撫電請巡撫朱經田家寶還省卽夕城外礮馬營兵起事公聞警卽移駐城上委巡防統領劉利貞

以守城事宜余大鴻馳入江防楚材兵艦擊燬東門外礮兵陳壘黃鳳岐奪回蘆湖嘴軍儲火藥軍

局督練公所胡維棟收束潰卒令繳槍械一日而定謀皖者布置經年再擊不中始有事於廣州武

昌也哀啓事定新撫飾報朝廷朝廷錄靖難功不及公公亦終不自表襮

宣統元年己酉一千九百零九年公六十歲

公講求振興實業。創造紙諸廠。外人要我訂約開銅官山礦。公嚴拒之。

清史稿本傳。案此不詳在何年。姑繫於此。

春。公自蕩湖武備小學堂公宴歸。西望龍山。青極天末。倚金縷曲云。麥浪千畦。縵緩歸來。弓刀千騎。使君前後。唉問葛繻。干底事。醉了襄陽兒酒。著醒眼。海棠嘶句。偃蹇龍山西北去。把孤城付與。孱翁守。羅百雉。大於斗。濡須東鎖三吳口。問喬家小姑。夫婿。英靈來否。落日神鴉。銜祭肉。獵獵大風吹垢。料江左夷吾。須有黃石荒荒。朱履敝。那素書一卷。長銜袖。渡旁渡。柳州柳。曼陀羅寢詞

夏。遣皖校教習日本某君。考查黃山動植。材官王某。采藥草於霍山。異種極多。公欲爲兩岳植物標

本。未就。

海日樓詩集一王子秋莫歸里作詩自注。

四月。朝命以公爲禮學館顧問。

緣督廬日記

八月。大學士軍機大臣張香濤之洞薨。公平生師友。獨佩香濤。

陳筱石制軍鑾龍輓公詩注。案金匱丞丈則謂緒論所得公殆不如此。不知何據。

至是忽忽若有所失者累日。

時國事日非。公嘗作僧服。以歐法攝影。寄朋儕題詠。

海藏樓詩七

以寄意。

明年自題云。了此宰官身。卽是菩薩道。無佛無衆生。靈源同一照。

公題陸少山僧服遠照

冬。爲桐城馬通伯主事。其祖釐定抱潤軒文集體例。以歐西石印法印行之。

潘勗抱潤軒文集識語。

是年遣

謝石欽孝廉鳳孫□□大令榮赴日本東京調查租稅沿革。以爲亞東租稅法之統系。我與日本同出於唐。而浸久浸繁。遂不能不加整理。參歐制而變通之。前事之師。莫親切於日本。於是日本稅務當局承其大藏省命。爲排日講述。并出官牘相示。姚次之□□□筆述之。成日本租稅制度及實務數十萬言。十一月公序之。海日樓文集卷上

繆蓺風編修荃孫訪公皖署。謀重刻編修所藏南宋饒節倚松集景宋本。并公所藏韓駒陵陽集倦圃舊藏本。屬陶子琳開板武昌。據海日樓文集卷上重刊江西詩派韓饒二集敘

宣統二年庚戌一千九百一十年公六十一歲

春校刊宋嘉泰本白石道人歌曲。見鄭叔問文焯白石道人歌曲手批本跋語。初公校刊時。實未知爲何時本。叔問始定爲嘉泰。今叔問批本。藏南海康氏游存廬。並附印

事林廣記卷八音樂舉要卷九樂星圖譜於後。可與歌曲旁注字譜相證明。用安慶造紙廠新造紙

印行之。公白石道人歌曲批跋子封署廣東布政使。時國事益焚。公上書言大計權貴惡之。留中不答。公撫

膺嘆息曰。天乎。人力竟不足以挽之邪。因賦詩以寄慨曰。不待招邀入戶庭。龍山推分我忘形。流連

未免耽光景。舖餽誰能較醉醒。雨後百科爭夏大風前。一葉警秋籥。五更殘月難留影。起看蒼龍大

角星。

李翊灼海日樓詩補編序

適貝子載振出皖境。當道命藩庫支巨款供張。公不允。復與當道忤。

清史稿本傳

於是

浩然有歸志。與某公書云。財政岌岌。官司解體。中外相疑。舉海上妄人之說。一切悉納諸憲政之中。作繭自纏。背水陳更無躲閃。波土覆轍。可爲寒心。外人皆爲我躊躇。而我方中風狂走。羸氏以吏爲師。今則以報爲師。無緩急。無先後。驕泰以爲豪。困窮而彌侈。牛飲漏舟。孰知其屈。某求去不得。羸病日增。局促轅駒。徘徊怪鳥。求退之難。甚於求進。眉山筆語及之。後知要當登此目的。不能忍而終古已。

書札與某公書

六月公乞退。將去猶爲皖省籌定來年度支。力維巡防軍軍力紀律。在皖五年。重治人而尙禮治。政無鉅細。莫不先之勞之。憂悴之餘。要痺時發。瘡疾不差。然仍無一日不辦事。無一日不見客。無一日不講學。雖在病中。夜睡不過二小時。於是眠食日損。步履日弱。

哀啟

時疆吏多以賄進。

案康更牲輓公詩云。疆吏以賄

進。大賢遭棄擲。

公獨未嘗有餽遺達權要。故三年署藩。不得真除。

哀啟

歸裝惟載書十萬卷。人以爲怪。

先大夫散文

公壽序

秋至。遷寓開封路正修里。

十月歸里。隱居郡城南姚家埭新居。有閣曰駕浮。有樓曰量采。

據海日樓文集卷下海園記。

有軒曰東軒。

海日樓詩集卷二。

日惟萬卷親身。不踰戶閤及聞國事。又朱嘗不廢書嘆息。歛歛不能自己。

案先大夫駢文公壽序有云。論者或以先生勇退爲知幾。乃

不知其嘒嘒萃羽。咄咄書空。之奇去國之年。傷心廢臘。厲叔終身之痛。未報荅公。公見之。爲擊節。以謂知其心。烏虜。卽此可以見公之心矣。

十二月爲長沙張文達公

百熙

訂退思軒詩集。並序其首。文達平生譚薈。最心折公。

公退思軒詩集序述王忠齋式通語

公序之。文達志也。

宣統三年辛亥一千九百一十一年公六十二歲

春。挈嗣子頌遊江寧。與楊仁山居士諸君集佛學研究會。公嘗嘆天發殺機。芸生劫劫。政治學殺機也。經濟學殺機也。文學哲學殺機也。分析此時代人心原質。一語言。一思想。一動作。一合會。無不挾貪瞋癡三業以俱來。貪瞋癡者。殺種子與。抹貪瞋癡者。其不可以貪瞋癡。其當以清淨慈悲與。自皖歸卽發此願。文集卷上支那內學院緣起。留月餘始歸。

夏公弟子封簡授雲南提法使。公與公弟子林至滬濱道暑。寓新開路三十三號。後子封不赴滇任。自粵歸。亦同居焉。時國事日非。公憂甚。鬚髮加白。

六月歸里。

此據金甸丞太守文言。慈護丈則曰七月。下。

七月浙大水。波及郡城。公與金甸丞太守褚慧僧□□

輔成

等籌辦振務。謂必須合官民兩面組織。

統一聚議機關。庶幾呼吸靈通。不虞隔膜。又必須與省城通氣。辦事人即以自治局商會農會員充

之。書札與金閣伯

八月武昌革命軍起。公在里籌辦民團。詳下

九月十四日浙江獨立。未幾江寧失守。時公適患瘡。聞訊力疾至滬。

案金甸丞丈曰。予六月初一回禾。妻謁公於姚埭。公亦枉顧敝廬。七

月禾中大水。擬籌振請款等事。皆予與公共事。及振款發下。而九月十四日浙江獨立矣。十七日民軍來。而公於二十後赴滬。據此則慈護丈七月歸里之說。有誤。又案哀啓言。江寧失守。公始赴滬。江寧失守。在十月十二日。則何丈謂九月二十後赴滬非也。寓直隸路。與公弟子林同居。力圖所以挽救者。哀啓及慈護丈語。一時滬垣達官學者。每日

必詣公寓所。講求收拾時局大計。辜湯生□□

鴻銘

欲北上商援於某鉅公。公握其手慨然曰。豺虎

從衡。去無幸理。慎自葆。我輩當圖共死之道。來日大難。自有同死之時也。

案西水小傳云。辜鴻銘者。為景仰先生最深切之一人。

臨川李證剛翌省公病見羸甚欲舉詞慰之公奮然作色曰六合外寧無淨土耶李序

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宣統皇帝下詔遜位案是夜九點一刻下詔遜位並命袁世凱籌設臨時政府自是遂常僑居滬垣先大夫散文公壽序

惟歲時祭埽或一歸里先大夫駢文公壽序

中華民國元年壬子一千九百一十二年公六十三歲

公辛亥以後辟地海濱終歲樓居孫隘地德謙大儒沈子培序

若與人世間隔常以途人爲魚鳥闌闌

爲峰崎廣衢爲大川而高鹵爲窄堵波據海日樓文集卷下余堯衢古希偕老圖序

春夏之交霧晨延望萬室濛濛

濛如在煙海憬然悟曰此與峨眉黃山雲海無異海日樓詩集卷一

因作山居圖以寓意余堯衢偕老圖

序約陳散原主事三立同賦而四方學者無不欲一接其言論丰采卽異邦人士亦不遠而至

孫隘堪大儒
沈子培序 中外之研儒術與梵天學者登門請業蓋踵相接云。辜湯生哀
公文

七月移居麥根路十一號。

九月歸里有詠故園草木詩九首。海日樓詩
集卷一

中華民國二年癸丑一千九百
十二年 公六十四歲

春公與僑滬諸老立超社。觴詠遣日。海日樓詩
集卷一

二月清隆裕皇太后崩公作輓歌四章。同上 自題象讚云。是桎義而楷仁。天之戮民。是屬幾而辟世。

國之罪臣。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獨善其身。胡不反其真。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而猶局此胸息之存也。噫。海日樓文集卷
下乙愈自讚

三月與超社諸老修禊於樊園。海日樓詩
集卷一

五月南宋江西詩派韓饒二集共六卷刻成。公序之。復從嘉泰普鐙錄中搜得如壁大師傳一篇。爲向來詩苑所未見者。錄附倚松集後。海日樓文集卷上重刊西
江詩派韓饒二集敘

七月二十七日起讀佛藏成癸丑札記一卷

見公癸丑札記稿本自記

九月題目寓樓曰海日樓終日盤桓不出一室每誦陶公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之句謂千載同

情有如接席

海日樓詩集卷一

嘗以重陽倚欄四望廣野木落鴻鵠之聲在寥廓喟然謂彙萬象以莊嚴吾

樓資吾詩誠有其不可亡者邪他日屬吳缶翁大令

昌碩

畫樓圖

海日樓文集卷上缶翁詩序

編其詩起壬子曰

海日樓詩自題其後曰陳思發咀匿悲涼太山思傷哉范氏宗常嘏易厥辭此樹已婆娑薜收胡慙

遺摻祛問青女跼此霜穹卑羸豕久蹢躅羝羊決藩籬超超冥漠君聽予輓歌詞陶潛枯槁人達道

茲奚疑

海日樓詩集卷一

取離騷攬木根以結茝句易書麥根路爲木根路以謂詩亡字在感喟同之上

是年俄羅斯哲學家卡伊薩林伯爵浼辜湯生鴻銘介見公於寓邸退而作中國大儒沈子培

一文謂公殆如意大利列鄂那德達蒲恩評論古代西歐之文明所謂意識完全者誠中國文化之

典刑也云云

案西本白川公小傳載辜湯生之言云既革命之第二年俄羅斯之哲學家卡伊薩林伯爵游履中國余爲書紹介於沈先生謁見後伯爵於旅行日記中記有沈子培氏爲中國大儒之文茲載之如次余

夙聞儒者沈子培之名茲得相見之機余於彼所以期待之者甚至前在北京日與中國儒者談論偶涉歐羅巴事每多舛謬余意沈氏亦未必有理解歐羅巴實際之知識迨一接其言論丰采而宿敵頓祛沈氏實中國之完人孔子所謂君子儒也年逾六十而精神毅力不異少年蘊藉淹雅得未曾有殆意大利列鄂那德達蒲恩評論古代西歐之文明所謂意識完全者誠中國文化之典刑也其言動無不協於禮義待人接物遇化存神彼深知中國

之情形無論已。即於國外亦洞悉其情偽。所謂泉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更能見微知著。生平崇孔教。惡改革。守舊派之魁首也。蘧駪公在遜清。饋贖爲維新之魁。何云惡改革。何云守舊。蓋夫子之道。中庸而已矣。過與不及。皆公所深惡。卡氏未爲知公也。

中華民國三年甲寅一千九百十四年公六十五歲

三月歸里埽墓。登煙雨樓。皆有詩。海日樓詩集卷二。

累歲項城娉問不絕。公不應。對使者曰。得之於天。還之於天。不召自至。案此得之緒論。金傳亦載此事云。有以重幣甘言相招者。輒謝絕之。

且鄭重申言。有能挽日虞淵。不招自至。哀啓扇序。本年項城又有史館總纂之招。謝之。海日樓詩集卷二。傅勿卿赴雪勝招中涂隋車傷足。諸公枉存以詩報謝。詩有云。周侯發調。

言。蒲輪遍遮邇。正恐落車翁。不堪供著作。自注時都中有史館總纂之招。謝之。蘧駪民國初元。即有以司法教育兩長屬公者。至於再三。先之以郵電。申之以專使。公皆咲謝。

秋赴友人招。中涂隋車傷足。見辛亥以後。公幾於無日無病。在家憂國。一如在官時。固無時不有所

經營也。哀啓

十二月移居麥根路四十四號。聞楊惺吾守敬歿於京邸。項城有令。賜卹贈少卿銜。樊雲門方伯

增祥亦毅然入都供職。其婦尼之絕裾而行。公欲填鷓鴣天一闌嘲之。但得首句云。從此蕭郎是路

人。兩君皆鄂人也。緣督廬日記。

中華民國四年乙卯一千九百十五年公六十六歲

某日爲嗣子頴娶崑山李蓼生孫女橘農次女。實公內姪女也。

三月海寧王靜安

國維

自日本來請業。質古音韻之學。公因其意而鬯發之。

廣倉學齋叢刊第一集王靜安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

自序。甲寅歲莫。余僑居日本。爲上虞羅叔言參事作殷虛書契考釋後序。略述三百年來小學盛衰。嘉興沈子培方伯見之。以爲可與言古音韻之學也。(下略)乙卯春。歸國展墓。謁方伯於上海。(下略)余請業曰。近儒皆言古韻明而後詁訓明。然古人假借轉注。多取諸雙聲。段王二君。雖各自定古音部目。然其言詁訓也。亦往往舍其所謂韻而用雙聲。其以疊均說詁訓者。往往扞格不得通。然則謂古韻明而後詁訓明。毋寧謂古雙聲明而詁訓明與。方伯曰。豈直如君言。古人轉注假借。雖謂之全用雙聲可也。雙聲或同韻。或不同韻。古字之互相假借轉注者。有同聲而不同韻者矣。未有同韻而不同聲者也。君不讀劉成國釋名乎。每字必以其雙聲釋之。其非雙聲者。大抵譌字也。余因舉首章天顯也三字以質之。方伯曰。顯與濕。俱从黑聲。濕讀它合反。則顯亦當讀舌音。故成國曰。以舌腹言之。余大驚。且自喜其僥而中也。明年徵君又以書詢古字母之學。公復書云。字母古學。自唐以後。陳氏切均考已不通。第六朝與隋唐似不能絕無異同。兩漢與隋唐。則顯有異同。凡在後世爲類隔者。在前世皆音和也。釋名純是雙聲。且爲音和之雙聲。昔嘗以此證漢與隋唐同異。未易可言。然循此以往。亦非必無可言者。遽案公聲韻之學甚深。曾有述作。惜未刊布。不可尋詳。故略附其言論於此。以見一斑。又案公嘗答同里金句丞太守問古均書云。古韻源頭顧江。中機戴段孔王。最後嚴張姚江。皆正鵠也。道咸諸家。稍嫌淺薄。傅氏聲韻在數肆一繇。未窮其蘊。古音諸書間無之。公有意此學。宜先就戴段孔王書求之。又云等韵家比附五音二變。已不自然。古音家比附四音。益爲枝蔓矣。又書云。古韻之說。戴氏有說無書。段王孔三家鼎峙。各有根

據·分部於大同中不無小異·姚氏書略同孔氏·司空公則墨守段學·敘文取姚氏長處述之·立言之慎也·姚氏書謂姚文僖公文田古音諧·公大父司空公會爲作序·見補讀書齋遺稿卷四·司空公故受業於殷氏·公音學授受源流可推也·茲類附於此·又案釋名公尤所研討·其蚤年跋釋名云·釋名以音言義·先輩之意·多以爲不足依據者·然此例自古有之·如祖之爲言且也·庠者養也之類·鄭君注經多用之·此書尤足考漢魏舊音詰訓之支流·古音之淵藪·不可忽也·可與上爲王說會通觀之·亦附出·

四月歸里埽墓·先大夫
本年日記

本年春浙人娉公主重修本省通志·公覆書言兩事·一文獻有沿無革·舊志體裁完善·創稿以續舊爲宜·一鄙人量力而言所擔任者·止於辛亥·苟此意見許於諸公·百年掌故之編·敢不竭其心力·

與朱介人
屈文六·定志局以十月開支·額支兩萬六千·主竭力撙節·同上致吳佩慈本月赴杭·公道書十二種跋·謂此道書十冊·乙卯四月得之武林·可

證·先後聘朱古微·祖謀吳子修·慶坻陶拙存·葆廉章一山·櫻葉柏皋·爾愷朱湛卿·福清金甸丞·蓉鏡

孫隘堪·德謙王靜安·國維張孟劬·爾田劉翰怡·承幹諸先生暨先大夫爲分纂·徐班侯喻志韶

長霖·爲提調·見浙江通志局同官錄定續志凡例·自乾隆元年起訖宣統三年·議增遺民傳大事記大事錄·皆補

前志所遺·金甸丞先生語案公與金甸丞先生論修志書云·志例以承前爲常則·其攬據所得·補前者爲補遺·正前爲考異·選舉編者承此例·第不能有所補·考則須吾儕修飾耳·優拔應補·薦舉亦應補·然薦舉是

特科·當特立一表·試題列入亦佳·無考則不妨闕之·科場事例·似祇能摘浙省專條·他不勝鈔也·又與太守書云·先從舊志分類排輯·其有專書者·則以專書爲本·班取史記·范取華謝·華陽國志兼取馬班東觀·此史家舊

例。通典於刑據疏議。於官取六典。其他亦各據專書。鮮自撰者。古人屬筆之慎如此。故吾輩取於採訪也宜嚴。取於書檣宜博也。又己未冬答王靜安徵君書云。舊志於前朝事實。誠多疏略。然如地理人物。補遺則易。經政各門。補遺則難。先事圖維。苦無善法。不知公意若何。姑舉一事言之。如南齊陸慧曉傳中。有論西陵牛埭稅一事。此於六朝賦稅。東州彫勅。具有關係。然其沿革。頗不易言。其等比又不能具述。摩挲舊文。而無所闡發。亦不足鑒閱者之心。諒公部署。必有精思。儘可先示數紙。不若山川諸門。宋元舊志。自可據所見者儘量補之。有徵則詳。無徵蓋闕。著之簡端。標為義例。無不可也。如盧卷帙太繁。則去其與明志同者。更張太甚。似無此慮。列舉六事。所謂讀一省之志。不可不知一省之事者。此固讀書之士。心所同然。常氏華陽。早開茲例。粵西前事。見許通人。第猶病其兵事偏詳。他端未稱。今擬放史表例為大事表。以舉其綱。放紀事本末。為大事錄。以詳其目。近代事如浙東義兵。湖州史案之類。前人紀載。事蹟綦詳。非有專篇。不能委備。以古準今。則裴甫方臘之騷亂。建炎德祐之播遷。皆以紀事本末體敘之。亦國語越紐之遺意也。學術源流。非一篇所能該舉。儒林文苑理學諸傳。或敘於前。或論於後。皆足以闡宗述緒。索隱表微。其顯學鉅儒。寔有關於一代風氣者。仍集其同氣同聲。門人弟子。彙為專傳。其傳體放竹汀先生所為學傳例。鋪陳學術。不厭加詳。如竹垞梨洲。雖專卷不妨。至如紹興古器。復齋收藏。書版書棚。儘可於雜識中分類收之。越審刻紙。湖筆紹酒。則敘諸物產考敘。其崎零無歸者。仍可歸諸雜識。竊意如此等比。吾公心得最多。現在儘可着手為雜識。將來物產考敘。仍煩大筆。稍加增損。即可入書。公意以為何如。風俗別四禮節物為兩事。前後書之。其特別情形。古事如喫茶事。寬。近事金錢會匪之類。別為專篇。(在古為考。在今為記。)不可以少數奸民。遽誣全邑。海鹽戲劇。似亦入雜識。始得發揮盡致。吾意此雜識成。他日乃可單行。程度或與夢溪筆談相當。不墮中吳紀聞而已。大雅君子。亦有樂於此乎。志稿現封存杭州圖書館。不能詳核。舉此略見公志學之一斑。

五月重至西湖有詩

海日樓詩集卷二。

十一月長孫女生

中華民國五年丙辰

一千九百十六年

公六十七歲

春項城僭稱帝號天下騷然初公已洞燭其逆迹謀有以覆之至是謀益力

案西本小傳云先生身體雖衰而志不少衰時衰

世凱實行帝制天下騷然一日在姚文藻宅開協議會

有清遺老羣集於

與康更生有為等往來擘畫常夜

以繼日

康更生晚公諱云癸丑重握手黃浦客禮渣昔者相對憂恐國步蹉跎今者相對泣見荊棘銅甌公勸留滬居國事得切磋巨君謀帝制假裝衣弟佗與公謀覆之日夕同畫沙偕公被密捕頭顱巨萬

踪竟能夷大盜久已備刀
韓其事已不可悉知矣

王靜安復自日本來滬與公過從甚頻一日公語之曰棲霞郝氏爾雅義疏於詁言訓三篇皆以聲

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蟲魚鳥獸諸篇以聲爲義者甚多昔人於此似未能觀其會通君盍爲部分條

理之乎竝告其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徵君乃推公之說爲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一卷

王靜安爾雅草木蟲魚鳥獸

魚釋例曰序云丙辰春復來上海寓所距方伯處頗近暇輒詣方伯談一日方伯語余曰云云見上又曰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字原之學由許氏說文以上溯殷周古文止矣自是以我輩不獲見也音原之學自漢魏以

源諸經爾雅止矣自是以我輩尤不能知也明乎此則知文字孰爲本義孰爲引申假借之義蓋難言之即以前雅爾雅二字言釋詁之權輿始也釋草之權輿華釋木之權輿英其義亦與此相關故謂權輿爾雅之引伸

可也謂權輿爾雅即用權輿之義以名之亦可也謂此五者同出於一不可知之音原而皆非其本義亦無不可也要之欲得本義非綜合其後起諸義不可而亦有可得而不可得此事之無可如何也余感其言乃思爲爾雅聲類

以觀其會通然部分之法輒不得其衷下略因悟此事之不易乃略推方伯之說爲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一篇

五月袁世凱死。

六月法蘭西伯希和與公論契丹蒙古畏兀兒國書及摩尼婆羅門諸教源流。公滔滔不絕。伯希和者。卽發見燉煌石室古書者也。能華言。據綠督廬日記

九月爲吳郡曹君直。元忠序所爲禮議。禮議曹昔在禮學館建議之文也。公慨然於光宣之際曰。光宣之間唏矣。邪伏於帷牆之間。五細六逆。旋相爲用。隱民造作言語。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因內反死。生五間俱起。以襲我不丕基。指鹿以爲馬。甘口鼠行。舌痾火沴。詛物爲創。大人患失而或。則亦俛首揖客。承筐將之。崇長信使。俾姦宄於邦邑。潰潰回遘。詩人所嗟。乃罔畏畏。其拂耆長舊有位人。父師嘆焉。大山之溜穿石。單極之統斷幹。積微成著。蓋至於九年憲法之布。而本實撥。枝葉害矣。變亂之始。自刑典支蔓於官制。財用兵械迭變迭更。最後設禮館。朝廷眩制作之華言。不知其柔道陰行。無上無法無親。伺間逞也。百川潰騰不可遏。星炎孛孛。與日暈夕。常伯常任華人。私憂竊嘆。哀哉不能言。老師宿儒。或乃曲學阿世。抱薪救火。當時抗議刑律。諍論於庠序。若勞提學玉。初劉侍御幼雲。十手所指。落落數人爾。禮說深博。助我者希。曹君奮寒儒。苞并千載之盈朒。羅絡百氏之異同。本諸經

疏參之史傳故事得著作之原以摧破邪逆折牙角其文辭溫溫儒者而機張括省言必中慮非聖者徒噤不得語禮議都凡二十五篇附以律議四篇謬謬闇闇干城名教偉哉昌言勇過賁育矣略下余屏居外臺察淵見紕被書顧問邱蓋暗啞獨不意風雨雞鳴卯酉辛亥之際聞茲德論光我聖清有曹君而禮典不亡衡厥重輕非厖何承天王儉任預庾蔚之比也海日樓文集卷上

中華民國六年丁巳一千九百一十七年公六十八歲

閏二月次孫女生

四月朝局齟齬各省謀獨立督軍或專使羣集於徐州推前兩江總督民國定武上將軍長江巡閱使張勳主盟於是勳提兵北上張少軒勳松壽老人自敘

五月初七日夜聞北訊公方病初八早力疾挈嗣子頴北行盛暑長涂歎歎不息過濟南見皖督倪嗣冲南還心竊憂之案西本小傳云抵濟南晤倪嗣冲思引之南還然終達京師待考比到京十三日遜帝復辟詔授學部尙書而時局旋變二十五日事急哀期以身殉金當時境陋而神王自謂頗自信又信天道之不我違寐叟題跋一二

集和更生
院長詩跋

居法華寺

羅惇融輓公詩注云·南海先生與公及王病山同寓法華寺·西本小傳則作居黃寺·慈護丈以爲誤也

倉卒中謀所以保又皇室者

無微不至

哀啓

先是公弟子封居北都·公北來十餘日·爲人所扼·竟未一晤·至二十六日始得見

此案

遊聞之家
兄銘遠

一慟幾絕·客中無一日得離湯藥·與公弟議後來事·常至徹夜

哀啓

六月辟居玉河橋美

森園

案美森園者
美國使館也

有詩和康更姓院長見贈云·綠陰成幄日斜曛·正有漁樵問答思·六合外寧無

聖處·百王運乃有窮時·移山志自愚公奮·射日弓馮誓族持·人定有成天退聽·毗沙門與助王師

其一

人海滄桑三十年·抽思軋軋用綿綿·我觀黑白喻諸老·君與玄黃戰起乾·萬世有人知旦暮·四洲共

業熾烽烟·大悲心裏舒千臂·盡遣修羅拜佛前

其二

風雨淒淒先去秋·津亭誰送庾公舟·都天變相期

來世·老圃生涯送故侯·鼠穴牛車占噩夢·先庚後甲數前籌·凌雲一咲魂歸夜·影起升龍九練旒

其三

香火因緣定幾生·百年憂患飽同更·先號後吟占寧妄·百巧千窮意不平·囊底智猶吞拓跋·磨間籌

箸借文成·覺阿喫鉢隆師飽·那必雲臺有姓名

其四見寐叟題跋一二集
六月余避美森園中與姓公唱和詩·當時境陋而神王·頗有

案壬戌四月跋其後·云·此丁巳

信·又信天道之不我違也·於今五年·學說益昌·而事實屬左·余病益

旋又赴天津·淹流北

地·乃至兩月

哀啓

常以不得死所爲恨·案公此行亦自知其難爲·特一心忠耿·生死利鈍·乃所不顧·有可藉手·即投袂而起耳·初公行甚祕·家人多未知·倉卒間·未及襁被·

惟挈其嗣子。及一門人一僕行。給曰。遊金焦耳。蓋殉國之志。身後之謀。蚤決也。其後事未成而志未遂。天也。非人也。時代不同。見解亦因之而異。後之人。敬其志。哀其遇。可也。同門胡步曾先驢輓公詩云。愛國同志。君。國俗古如此。共和假名義。坐見綱紀弛。十載疊膠擾。禹域偏虎兕。豈徒書舊哀。志士亦切齒。清李政日。乖。外患趨顛圯。袁氏起竊國。排莽未足擬。陸好契奇數。廉隅等蠹。美。亦。達。有。行。未。已。寧。止。易。代。哀。恐。有。滅。國。恥。所以七十翁。海濱蹶然起。觥觥維新魁。乃與殷頑比。奉。季。既。亂。行。未。已。寧。止。易。代。哀。恐。有。滅。國。恥。所以七十翁。海濱蹶然起。觥觥維新魁。乃與殷頑比。奉。國。有。同。軌。孤。忠。在。天。壤。敢。效。薄。俗。毀。同。茲。漆。室。憂。痛。淚。寄。哀。詠。能。復。公。之。心。者。附。之。

七月杪航海南還親朋尉集悲咽轉深哀

八月乙卯稿刻成鄭蘇戡乙卯稿題字

冬大病脚腫頭重覺夢中身象偉大案公病起自壽詩自注夢中人我身皆偉大幾倍於身哀書史皆忘而呼吸根蒂獨堅

公病起自壽詩自注病中書史皆忘略似東原年譜所說而呼吸根蒂獨堅涉春方愈自後棲遲偃仰不輒下樓哀常若有所思云西本小傳

中華民國七年戊午一千九百十八年公六十九歲

正月次孫女殤長孫墀生

二月病起作病起自壽詩五章云病榻沈綿又一時赤山岱嶽時何之相逢徒侶皆能事後有續仙

度馬師。七反定難超色界。再生或恐誤雄兒。四思三劫塵沙障。到此分明了不疑。其識字向來憂患
始多聞何用總持求。一忘真作宋華子。兩語不知阿菟樓。白地光明成解脫。青陽受謝蹇淹留。如何
一寸元關路。竟阻先生掉臂游。其亦元亦史亦畸民。亦宰官身長者身。成住壞空看已盡。黃農虞夏
沒焉陳。平生師友皆仙佛。至竟形神孰主賓。驀地黑風吹海去。世間原未有斯人。其歷歷來時頓宿
程。閉門合眼數分明。甘瓜苦瓠何滋味。旁死哉生熱性情。反覆豈能逃易意。婆婆還得俟河清。何方
辟歷靈霓起。響爾虛空粉碎聲。其無生話裏借生生。取次東風散策行。樂意鳴鳩偕乳燕。上春寒食
近清明。他鄉吾土都長語。柳眼花須不世情。寄語漚鄉諸父老。海山兜率要同盟。其五。案此詩未刻。適見手稿。答
親舊之問。有爲公慶九之舉。公曰。鄙人情事未伸。跼天蹐地。方當飾巾待盡。豈復舉罌爲歡。儉德辟
難之謂何。書札致金閣伯書。李夫人年政七十。子女輩欲於二十九日公生辰稱觴。苦禁不可。適書估董
以元刻明補樂府詩集來。乃吟曰。曷以此壽乃翁。百卷之書百齡兆也。子女輩歡喜應之。海日樓文集卷上樂府詩

跋集

三月歸里掃墓。

先大夫本年日記。

與同里吳子梨。

受福

盛萍旨。

沅

岳斐君。

廷彬

金甸丞。

蓉鏡

暨

先大夫會

於南湖高士祠。以歐法合攝小影號六老圖。

先大夫
六老圖跋

留旬日始還滬。

先大夫
本年日記

秋移居威海衛路二百一十一號。題寓樓曰谷隱。自號谷隱居士。公嘗謂欲復興亞洲。須興儒術。欲

興儒術。須設立經科大學。先當創設亞洲學術研究會。西本
小傳本年上海有亞洲學術研究會之籌設。

公實啓之。

十一月題其在皖時所爲詞曰優詞。并序之。其略曰。清宵白月。平旦高樓。古事今情。國圖身遇。芒芒然。惻惻然。瞿瞿盱盱然。若有言。若不敢言。夫其不可正言者。猶將可微言之。不可莊語者。猶將以譎語之。不可以顯譬者。猶將隱譬之。微以合。譎以文。隱以辯。莫詞若矣。張皋文氏董晉卿氏之說。沈子所夙習也。心於詞。形形色色。無非詞。有感則書之。書已棄之。不忍更視也。越一歲而世變。飄搖羈旅。久忘之矣。丁巳春。沈子檢散篋得之。寫出屏諸几案。猶不忍視也。戊午移居。復見之。乃署其端曰優詞。如彼遡風。亦孔之優。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其當日情事邪。次其年。其事可見。然終不忍次。非諱也。

悲未賜也。海日樓文集卷上

中華民國八年己未一千九百十九年公七十歲

二月子婦李氏卒。十日起隨筆劄記。作月愛老人客話一卷。是月二十九日爲公七十初度。案

壽公人長公一歲。至是七十有一矣。親友暨及門弟子咸擬稱觴爲公壽。公謝不可。海內外壽公之文闐溢戶牖。公以去

歲病起自壽詩答之。案是日適侍先大夫往祝。公爲先妣沈太夫人族父。始謁於戊午之夏。至是執紼受業。所以期望之者甚摯且厚。今去公之薨。忽忽已七年矣。而予則淪落如故。輻懷時音。不知

涕之何從也。附記以誌痛。自題象贊寄子封提法曰。電電光中。瞥然影見。窮骨嶢嶢。病年候蹇。乃知之人。今年收

七十耶。奉父母之遺體。俾爾壽不寒。俾爾居得安。俾爾書得親。夜得眠。曾不能忘之以善。遺志事

希聖賢也。明發不寐。忉忉惻惻。持寄叔子。海日樓文集卷下

夏移居新聞路九十一號。寐叟題跋有己未季秋寐叟記於滬西新聞路之海日樓云。則遷居新聞在本年夏。慈護丈云在庚申夏。誤也。

四月歸里埽墓。先大夫本年日記

本年作全拙庵溫故錄書其端云。尤悔多端。七十而不能寡過。平旦氣定。反省愆然。吾先君署別號曰拙孫。見於日記。時年甫逾二十也。自吾曾大父以拙字詔後人。小子罔知。憧憧朋從。及今日而後

悵然反本。不已晚乎。孟東野詩云。庶全君子拙。恥爲小人明。全受全歸。毋忝所生。勉諸。拙庵溫故錄序文

中華民國九年庚申一千九百二十年公七十一歲

春爲日本西本白川□□省三講尙書。嘗謂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既曰無聲無臭。則無物可以

把持。此所謂道也。西本小傳

四月歸里埽墓。先大夫本年日記

八月爲嗣子頴續娶桐鄉勞玉初乃宣季女。勞時避地青島。頴往就婚。

重九節與余堯衢吳寬仲慶肅鄭太夷諸公一試登臨。不覺悲從中來。觸發舊恙。又加欬嗽而不欲

延醫。數日後忽患頭痛。自覺腦中作響。醫家皆謂心血太少。腦血太多。心房之力太弱。神經之用太

彊。慮卒中風。然神明湛然。起居言論天天申申。無異平時。至年終漸瘳。哀啓

中華民國十年辛酉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公七十二歲

三月偕眷屬歸里埽墓公弟子林繼至。

先大夫
本年日記

四月公弟子封卒於北京寓邸公聞耗摧心裂肝不能自止獨坐涕洟至於期月公自丁巳以後遇家祭必哭哭必病道及故舊亦哭聞人談忠義事亦哭至是身心益瘁心房之病日劇涉秋方小痊。

哀啓

是年公粥書自給初公精帖學得筆於包安吳力主運指壯契張廉卿裕釗嘗欲著文以明其書法之源流正變及得力之由。

案無錫王尊農孝廉蘊章墨池偶談云寐叟中年嗜廉卿書欲著文以明其書法之源流正變及得力之由蓋古來論書者多用儷詞均語語其形似而已後人讀之無

由悟入（中略）寐叟欲取斯邕以至歐褚諸家遞相傳授之法後人所以失與夫廉卿之所以得者以退之論文之法論之偉哉此舉非第藝林不朽之盛業抑亦書家不刊之鴻寶也惜其說僅見於賀松坡所爲廉卿先生壽言中而歲月侵尋迄未成書

晚年由帖入碑融南北書流爲一治。

金傳自漆書竹簡石經石室余輯江孝廉公書扇跋語

無不涉其

藩籬。

金甸丞太守公書扇跋語

遺從變化以發其胸中之奇幾忘紙筆心行而已論者謂三百年來殆難與輩。

金傳海

內外輦金求書者穿戶限焉。

中華民國十一年壬戌

一千九百二十二年

公七十三歲

正月苦足疾。與人論世云。近世歐華糅合。貪嗔癡相。倍倍增多。曰路德之嗔。曰羅斯伯爾之嗔。曰托爾斯泰之嗔。曰馬克斯之嗔。吾國天性主讓。而近世學說貴爭。既集合上四者而用之。變其名曰專制之嗔。官僚之嗔。軍閥之嗔。資本之嗔。又爲之枝葉曰涼血之嗔。曰不順潮流之嗔。曰迷信之嗔。曰頑舊腐敗之嗔。曰民智不開之嗔。廣張八萬四千鈞。而吾華四萬萬民。無一非可嗔之物矣。惟政客爲造嗔之主。唯報爲嗔傳之媒。僕於歐亞之嗔辨之至微。而於雜糅之嗔尤視之若風馬耳。

書札與金

伯闇

三月杪歸里掃墓。

先大夫本年日記哀啓

四月公弟子林卒於滬寓。公哀慟如喪子。封時。公自少至老。雖劇病造次。未嘗一日廢書。無書不觀。亦無學不治。每治一事。未嘗不究其源委。觀其會通。蓋無一時廢思索。病中禁思慮。則又默誦經書。逾數時不能自止。止輒復然。體力愈孱。而心神愈王。或拈詩句。則思理辭采。湧溢如平時。討論事理。亦如之。醫者謂神彊形弱。而不相稱。設天行人事。或相觝觸。易致心疾。不可復治。至是心氣益傷。

哀啓

六月十一日爲公暨李夫人成昏五十年重諧花燭。鄉人某布衣爲續海日樓重諧花燭圖。

七月十五日復病。初似瘡。至八月初二日。又患癰閉。

哀啓案公有病中寄和樊樊山詩序云。壬戌七月。薄感時行。三日而心志身力盡失。幾莊子之所謂吾喪我。

者。然起坐故猶如常。八月初二。便皆閉。腹脹欲死。又恍悟盧申之自投潁水。非無由也。佛蘭謝醫。以歐法治之。殘喘僅僅。呻吟病榻。又十餘日矣云云。可見公初病時狀。

病中得樊樊山方伯

寄詩五首。雖呻楚不忘在口。時和一二韻。積日成之。

詩序

云。不死何妨更論文。冀州飄舉思夫君。金壺

墨盡搜殘刻。黃葉塔乾省舊聞。俗諦一星成劫火。故人千里夢秋雲。年年心緒凋殘盡。念我桓山鳥

失羣。其一。草草生涯七十三。阨年突過劣猶堪。雞魚蒜在都無味。老病死招行總甘。餘葉儻猶纏故紙。

埋身隨處卽山庵。新因舊果終難遣。唵字仍依北斗南。其二。澹極烟痕九點州。大園廣廣夢悠悠。思君

共飲金波月。宿契應同白玉樓。百藥煎餘成瘰癧。六師回笑餓金頭。邱君運盡才還盡。摘句尋章卒

未休。其三。踢倒須彌法界開。大香水海淨無崖。花臺須蕊都成佛。月露靈祇不受齋。浪跡儻留康樂寺。

閒情偶折魯公釵。秋風萬里蕭寥去。著個詩翁病亦佳。其四。戲樂嚴禪候解題。思君隨願見君詩。飛揚

雲氣隨萊母。霾沒名卿闕祝其。學究殘編涂毒鼓。太公家教比神著。飛天朱鬢遙相覷。擾擾甘陵部

黨爲。其五。自後旋通旋塞者。卅月。或勸用人參。公以韓太夫人晚年有歐血症。服參卽瘳。以貧無力購

全參。爲終身之痛。終身不服。卽服藥亦不入方。聞此言又涕泗交臣。哀咽不能復語。二十七日又患

脚腫。自謂病中心象如太空虛靜。纖雲不染。是晚以遜帝大昏期近。自念病軀不堪入覲。爲歔歔不已。猶彊起寫京信數通。千條萬端。心手苦不相應。妻作妻輟。每一握筭。輒傷感涕泣。次晨卽不能起。於是病益革。心房跳動。聲微不可聞。十月初二日蚤起。自云昨夜睡極好。又云夢境極佳。適王病山布政乃徵來。則云病情極不好。復云夢境至佳。中午起書對聯兩副。步履連腕安詳。一如平日。至晚病忽變。至初三日丑時遂薨。哀啓

初九靈匱回籍。厝北門外寧波會館。

民國十二年癸亥十一月初六日安葬於南城外王店榨節村之祖塋側。

民國十五年丙寅三月二十五日李夫人歿於上海寓邸。民國十六年丁卯十月與公合葬。例得附書。

公爲學大綱及次第方法則略見於海寧王靜安先生所爲公七十壽序。其略曰。先生少年固已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中年治遼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爲道咸以降諸家之學。然一秉先正成法。無或逾越。其於人心世道之汚隆。政事之利病。必窮其源委。似國初諸老。其視經史爲獨立之學。

而益探其奧窔。拓其區宇。不讓乾嘉諸先生。至於綜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經史之法治之。則又爲自來學者所未及。若夫緬想在昔。達觀時變。有先知之愜。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遺世而不忘世。如古聖哲之所感者。則廬以其一二見於歌詩。發爲口說。言之不能以詳。世所得而闕見者。其爲學之方法而已。夫學問之品類不同。而其方法則一。國初諸老用此以治經世之學。乾嘉諸老用之以治經史之學。先生復廣之以治一切諸學。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翺來學者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附沈子培先生著述目

公著述無慮數十種。但生平不喜名。多未傳布。世罕知之。遽常於民國十七年撰年譜初稿時。就所
諗者。編一目附譜後。中國學會爲刊於上海時事新報中。南京史學會史學雜誌。又爲轉載。年譜旋
亦問世。於是始稍聞於世。十九年無錫國學專門學院有校友會年刊之刻。索稿於余。重編此目。間
附序跋提要。未能詳也。今續有所知。就原目略加補苴。裨學者覽觀焉。

佛國記校注一卷

案原書宋釋法顯撰。公校注未見載。公子。慈護丈頰海日樓遺書目。下省稱黃公度人境廬詩。光緒
十六年庚寅歲暮懷人詩。懷公有云。懷仁久熟坤輿志。法顯兼通佛國言。時公四十一歲。作此注當
在其前。

蠻書校注十卷

案原書唐樊綽撰。公校注未見。遺書目作一卷。此仍原書作十卷。海日樓文集卷上有樊綽蠻書校

本跋云唐書驃國傳稱南詔以兵強地接常羈制之。據貞元中南詔朝貢挾驃使以俱來而尋閣勸自稱驃信苴信苴蠻語爲主則尋閣勸自以爲兼王驃國也。開南安西所部遠皆達於南海以地理志所記通天竺路互證知非誇辭不實者。蓋驃之屬國皆爲南詔屬國矣。驃卽常璩華陽國志永昌所通之僂越。今之緬甸理可不疑。依此書以三大水分畫緬境。蘭滄江流爲一部。其西岸爲驃地。東岸當是河蠻。又東卽車里十三板納後漢書所謂揮國者。唐世或爲獨錦蠻。書中於此殊不詳晰。麗水卽今怒江爲一部。其東岸爲驃地。西岸之西北則撲子蠻望苴子外喻部落。次爲茫蠻。次南驃地。極南至於兜彌伽柵彌臣。怒江入海之口。東西漾貢卽此書之大銀孔也。西岸曰巴桑或譯巴新卽此書之彌臣也。彌諾江流爲一部。卽今圖遠立開河。東岸爲驃。西岸彌諾卽圖蒙尼瓦嶺外代答所謂黑水淤泥河。本書于泥禮今圖爲烏曩河者皆在此流域中。越絨麻山而至阿刺干疑卽彌諾國地。故通天竺路經彌諾麗水而西至大秦婆羅門也。以元史地理志金齒六路約之。柔遠茫施二路當在北緬怒江兩岸。自茶山里麻以至繆江流域。望苴子卽今老卡子外喻卽貉獮野人。茫施在此書施蠻諸部中。蓋統今猛拱猛養猛密繆江以西諸部皆唐茫蠻所居也。其柔遠路西云鎮西似卽

蒙氏安西故地。已在怒江西邁立開江之外。鎮康在柔遠南。非騰東南道之鎮康也。鎮康之西爲建寧。當已入唐世。彌諾北界。其平緬路在柔遠南。所屬曰驃。驃曰羅必四莊。曰小沙摩弄。曰驍。驍頭爲驃故地。卽今緬都一帶無疑。麓川在茫施東。最近騰邊。殆此書唐封川茫天連越。驃及開南城所屬諸部也。元世璽理滇南。仍以段氏爲總管。信直日在至元之世。主演事者二十餘年。不惟滇州縣悉沿南詔舊名。卽徼外諸夷襲舊名與此書同文者。亦仍不少。金齒驃黑爨茫施徙麼徙皆唐世舊稱。州部曰險。亦舊俗也。史地志。金齒以西土蠻八種。云異牟尋盡破羣蠻。徙其民而取其地。南至青石山與緬爲界。及段氏時。白夷諸蠻漸復故地。是後金齒諸蠻漸盛。蒙氏安西開南城戍。殆皆廢棄。於是時。然其地爲南詔舊域。十一總管固知之。故元世建茶罕章以統滇之西邊。其戎索包有北緬怒江以西諸部之地。幾盡得蒙氏舊疆。非若明人畫於麓川而止也。元世所謂白夷。頗疑卽是彌諾種民。此書所謂彌諾。面白而長者。與黑爨有別。與金齒亦有別也。南詔界南至青石山。明人無言及者。遂泯然不可復考矣。公題下自注云。或添二三節作序錄。卽謂本書之序錄。今聞由錢塘張孟劬太守爾田校改。題曰斟補。

諸蕃志校注二卷

案原書宋趙汝适撰。公校注未見。遺書目不載卷數。茲依原本。

蒙韃備錄注一卷

案原書宋孟珙撰。公注未見。載遺書目云。原稿與西游錄異域說塞北紀程合一冊。張孟劬太守擬以此書與下黑韃事略西遊錄異域說塞北紀程近疆西夷傳六種注合編。題曰史外合注。

黑韃事略注一卷

案原書宋彭大雅徐霆撰。公注未見。載遺書目云。原稿一冊。

元祕史箋注十五卷 附元祕史蒙語原文九十五功臣名一卷

案原書不知撰人名。公箋注未見。載遺書目。余近得見公讀元祕史後記手稿。文集不載。錄之以見一斑。記云。幼時讀潛研堂集元祕史跋。恨無從得其書。尋知楊氏已刻入連雲縹叢書中。然全帙昂貴。無力置之也。此單行本偶從廠市得之。諒其紙墨猶是楊氏書初出時所印者。展卷快讀。頗有得荊州之喜。楊氏刻西遊記後附程沈董三釋。讀者瞭然於古今地名譯音同異。此獨闕如。殊以爲憾。

今以視記所及略識一二。張石洲蒙古游牧記中，妻引此書多有詮釋，亦彙錄之，不知蓋闕。聊備異時之忘失焉。不兒罕山者，今之巴爾哈也山。

胡刻地圖有此山在巴爾哈河之源，李鄒二刻無之。

據都蛙兒上，不兒罕山望見統

格黎水，而不忽合塔去順幹難河，行至統格黎河邊，知不兒罕山在幹難河源之東甚近。太祖初起之時，周旋於敖嫩、克魯倫二源之間，東不能至呼倫貝爾，西不能過土刺，不兒罕山是其根本。王汗方彊，豈能雀巢鳩據乎？故知張氏謂不兒罕即今之汗山非也。乞沐兒合河者，今之齊母爾哈河。據祕史云：西通幹難河，案之今圖地理，昭合。札木合所居之豁刺豁納，主兒不蓋即弟人卷之阿亦惕合刺合納，在乞沐兒合小河。然則札木合所居在今齊母爾哈河也。據祕史稱帖木真即札木合分離自阿亦惕合刺合納起，知非二地矣。主兒不疑即遼史阻卜，部據皮被河，即琵琶川。又即契丹所居之白貌河、白貌河，即白狼河。舊指爲老哈，張氏有辨甚確。愚謂白狼河自是大凌河，白貌河自是老哈河，準其地望，畫然有別。白狼河定爲大凌，不能再指白貌河爲大凌也。據遼史皮被河城南距上京千五百里，而自齊母爾哈至多倫貝爾相去亦不過如此。阻卜之爲主兒不，情事可信，但單文孤證，一時不能定耳。譯文多上不同，蓋全不全之別，亦或倒字，或係異名，額亦惕合刺合納者，殆猶

今之華額爾齊斯汗騰格里耳。疑未能定也。下有訶闊兒禿主兒。不知豁刺豁納爲係主兒不合名矣。札木合泰赤烏所居。蓋皆在敖嫩河克魯倫河上流內外。當與太祖雜處。故太祖自齊母爾喀至僧庫爾。而泰赤烏驚起其東。烏爾匝河鄂爾順河。則皆塔塔里所居。活兒札河者。烏爾匝也。兀失兒溫河者。鄂爾順也。捕魚兒海。今之貝爾池。貝爾今譯或作布伊爾。闊連呼子者。今之呼倫池。呼倫今譯一作枯倫。對音皆相合也。此已入今東三省地。故金人征塔塔里矣。塔塔里與達達。自是二種。書中分晰昭然。當時書如蒙韃備錄。金國南遷錄。亦自分曉。後人或乃不知矣。案此當爲箋注之嚆矢。箋注開由嘉興陶拙存參議葆廉元和孫隘堪廣文德謙張孟劬太守同校。

皇元聖武親征錄校注一卷

案原書不知撰人名。或曰出自察罕。公校注遺書目未載。予見之日本那珂通世博士成吉思汗實錄中。尋得見公聖武親征錄校本跋。知已燬於拳匪之亂。跋云。某始爲蒙古地理學。在光緒乙亥丙子之間。始得張氏蒙古游牧記單本。沈氏落颿樓文稿。以校鄂刻皇輿圖李氏八排圖。稍稍識東三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山水脈絡。家貧苦無書。無師友請問。獨以二先生所稱述爲指南。祕史刻在

連筠篲叢書中時賈十二兩。非寒儒所能購讀。一日以京蚨四千得單印本於廠肆。挾之歸。如得奇珍。嚴寒挑鐙。夜漏盡。不覺也。庚辰會試第五策問北徼事。罄所知答焉。卷不足。則刪節前四篇以容之。日下稷。清場而後交卷。歸家自憊曰。此其中式乎。長沙王益吾先生會稽朱肯甫先生分校闈中。榜發語人曰。闈中以沈李經策冠場。常熟尙書尤重沈卷爲通人。顧李蒨客負盛名。而沈無知者。某君曰。嘉興沈氏其小湖侍郎裔乎。尙書於謁見時特加獎借。而兩先生之言傳諸學者。蒨老相見。亦寧心推絕。於是於此學稍稍自信。而此書乃轉展傳鈔得之。於是乃知元史本紀所從來。知作此書人曾見祕史而修元史人未曾見祕史也。互相印證。識語眉上。所得滋多。爽秋爲洪文卿侍郎搜訪元地理書。段余鈔本傳錄。遂並眉端識語錄以去。侍郎後自歐洲歸。先訪予研究元史諸疑誤。前賢未定者。舉予校語。余請曰。單文孤證。得無鑿空譏乎。侍郎咲曰。金楷理謂所考皆至確。金楷理者。英博士而充使館繙譯。地理歷史學號最精。助侍郎譯述。拉施特多桑貝勒津諸書者也。李仲約侍郎自粵反都。亦折節下交。相諏問。顧予於此書所未瞭者。先生亦引以爲憾。而無他本校之。蓋先生所據亦何氏校本。與此本同出一源也。間屬友人訪諸日本。亦無他本。

蘧案日本有排印本。不知尙有他本不。廢然太息。丙

申歲李侍郎卒。丁酉予丁太夫人艱。銜恤南歸。及庚子而抄本及積年所搜集諸書留在京邸者並燼於拳焰。斬然衰絰。茲業遂廢。至於今二十年矣。丁巳冬。書賈以明抄雲麓漫鈔來。僞書也。實殘本說郛之改名。而中有聖武親征錄。取與此刻本校。則異同滋夥。研討浹旬。其可以佐庀今本者。悉刺入之。雖未敢遽稱塙詒。較之張何所見者。則勝之已。據此可見公蒙古地理學致力之始末。及本書大概云。洪文卿曾有錄本。則此書或尙在人間也。丁巳校本已刻入知服齋叢書中。

長春真人西游記校注二卷

案原書元邱處機撰。公校注未見。載遺書目。

西遊錄注一卷

案原書元耶律楚材撰。公注未見。載遺書目。

塞北紀程注一卷

案原書元張德輝撰。公注未見。載遺書目。

異域說注一卷

案原書元朱德潤撰。公注未見。載遺書目。

近壇西夷傳注一卷

案未見。載注目。

以上各書據余堯衢挽公詩注云。多出湘南左樹棠紬公手稿。次弟編錄。公稿率零亂塗乙。不易辨。初。左從眉端旁行。別簡他本。掇拾安寔。董理秩然。公在時甚喜。謂同我著書。舉戴安道爲范宣鈔書。以相況。戲呼爲行祕書著作郎。慈謨丈則云。左未藏事。後存張孟劬處。謀校寫。

島夷志略廣證二卷

案原書元汪大淵撰。公原本曰注。不曰廣證。只一卷。其後上海國粹學報社刊入古學彙刊中。作此名。分上下兩卷。當秉先生意。此就原書以新舊各圖證之。以考見南洋各島唐宋迄今之航路。並考見西洋人所建商步。亦卽古來商賈匯萃之區。實發前人所未發。後由孫隘堪廣文重校定名曰箋。女直考略一卷

案原書在鄧廷羅兵鏡卷二十附刻中。公據鈔本加注。四庫提要兵鏡只十一卷。此在二十卷者。後

人重刻所附入也。注文凡三十七條。後附李培灰畫集序文及嘎爾旦列傳。傳有眉注四條。

蒙古源流箋證八卷

案原書爲蒙古人撰。乾隆四十二年奉勅譯進。此書公原名事證。由張孟劬校補並間采海寧王靜安說。寫定刻行。改題箋證。公自跋云。此書自四庫著錄。爲却特史學者視之。與脫必察顏聲賈等。顧自嘉定錢先生以來。徐襲張何以及近時李洪諸家。於祕史聖武親征錄。穿穴疏通。詳前人所未詳。發前人所未發。各已成一家言。獨此書廬各就可資證佐者。摘取斷章。未有綜其全書而理董其緒者。今略就所知者箋之。癸丑用王氏抄本校一過。朱筆諸氏本從滿蒙漢三文合刊本錄出。又勝王氏。今多從之。孟劬序略云。嘉興沈一盦先生與洪文卿李芍農侍郎同治西北輿地之學。而於此書研覈尤勤。洪李書行世最早。先生著述矜緩。丹墨叢殘。及身多未寫定。其偶落於人間者。吉光片羽而已。先生旣歸道山。余始與亡友王靜安相約爲理董。未幾忠愍應召入都。匆匆又數年矣。今年庚午先生哲嗣絃謹兄出遺書屬編次。因檢校逸錄。定爲箋證八卷。間有一得之愚。放鄭灼寫皇侃禮疏例附載箋中。發正又數十百事。蓋至是而荒裔彈舌之舊史稍稍可以屬讀矣。此書敘述繅複。又經

重譯。非熟於滿蒙音紐者不能讀。非深於史學善用鈎稽之術者不能通。象鞅之賓苦於不知也。而治史者又以其難讀而棄之。今茲所校。闕疑尙多。固不能無待於後人繼續之研尋。然車路藍縷之功。微先生莫爲之前也。

以上史地之屬凡十有五種。

漢律輯存一卷

案此書與徐博泉同輯。蓋代薛雲階允升者遺書目不載。當已佚。金匱丞丈與先大夫書曾述及之云。弟意其書已不存。緣當時與博泉同輯。博泉在日問過亦遺失云。余在公困學室讀書記中見輯自公羊傳何氏解詁凡六條說文解字十五條爾雅郭注一條周禮注疏二十條儀禮注疏一條禮記注疏六條左氏傳注疏一條蔡邕獨斷一條漢書顏師古注四條諸書凡數十條。當爲此書椎輪。文集卷上有此書凡例。自注代薛尙書撰云。蕭何之律。本自李悝。漢晉法家傳之有緒。而應劭風俗通謂皋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以九章。傳子謂律是咎繇遺訓。漢命蕭何廣之。其在秦時。則呂不韋稱咎繇作刑。韓非謂刑弃灰是殷法。皆推秦法而傳之古制。九流之學。莫不託始帝皇。然班志言法家本出理官。而李

氏系出咎繇。世世司理以官爲氏。則李悝之學必有所本。應劭傳玄之說不可廢也。漢律文爾雅古質。略與周官禮大戴禮記尙書大傳所載古刑名說相類。自晉沿唐。有革有沿。文句大體實相祖述。攬拾碎遺。研其由趣。斯亦足以觀古會通察世輕重者。叔孫通益律文爲傍章十八。漢律文多載儀式制度。或疑卽傍章之文。而無堅證以明之。其張湯趙禹大小杜君之學。漢世傳習由用。陳羣劉劭猶尙及見。而如淳孟康諸人。稱引舊文。不加識別。後世無從考辨。惜哉。莊周稱刑名比詳。溫城董君決事比漢世與律令同用。今亦附入此類焉。輯律文第一。漢律有古文。自李斯趙高以來。故蕭何草律著試學僮史書之法。說文所載模略可見也。方言急就廣雅釋名所傳故訓有關刑制。皆法家漢學所當省覽者。若略人略賣人之訓。斷以唐律。不以道取爲正。藉方言證之。舉一以反。足可致思。陽湖孫先生嘗欲爲律音義。有由也。輯律詁第二。漢藝文志錄法經而不錄律篇。晉中經簿亡不可考。隨經籍志錄存魏晉以下之律。獨漢律不存。豈非舊律繇蕪。艱於傳習之故哉。其大略可考者。大抵依晉志爲本。而雜採他書附益之。輯律篇目第三。漢世法家頗多異議。復肉刑。減死罪。其大端也。如復仇輕侮。柯憲婁易。決囚造獄。小大以情。準通典雜議之例。輯律雜議第四。漢書禮樂

志言禮儀與灋令同錄臧於理官。至魏新律乃別出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以爲故事。然則漢律文繁。非默前後相蒙。亦由所賅廣博故也。諸官儀與職有關刑名者。非必律文而可觀漢制。輯以爲雜事第五。經義斷獄。春秋爲宗。公羊在漢世尤春秋家顯學也。劭公注多與漢律義相表裏。陽湖劉逢祿治何氏書集爲律意輕重說一篇。說或舛或庸。不盡可據。今加增考論。仍舊一篇附於漢律之末。爲何氏公羊律意說第六。猶可見其大概。

晉書刑法志補一卷

案已佚。遺書目不載。

以上刑部之屬凡二種。

法藏一勾四卷

案遺書目不載。原稿當尙在。予見鈔本於金匱丞所。蓋掇拾菁華之作。

以上釋家之屬凡一種。

海日樓文集二卷

案此由孫隘堪校勘原稿叢殘且多闕文整齊不易孫逝世後遽常復加葺理茲定一目於左

釋易卦反覆相配上下兩篇 小畜說 論讀史 案原題作與友人論讀史孫處文以爲本應入書類今以論說之文甚少擬去與友人三字今從之 說

宛委山 尚有論孔教論私利兩篇擬編入外集 與人論畫地圖書 與南皮制軍書 辛丑春 又 與

陶制軍書 與某書 遼侍六年 與金潛廬太守論詩書 又 別後兩句 又 新正苦足 致張少軒 書 暄涼

又 以來 與王靜安徽君書

以上釋論說書

岑襄勤公奏議序 禮議敘 沈子敦先生遺書序 關氏讀易劄記序 重刊巡城瑣記序 日

本租稅制度及實務序 元聖武親征錄校本敘 南朝寺考序 宗忠簡公年譜序 孫抑安漢

書藝文志舉例序 孔教論序 重刊西江詩派韓饒二集序 續橋李詩繫序 涉園叢刻序

張文達公退思軒詩集序 李來言學製齋駢文序 定庵集序 漸西山人安般簪詩序 止庵

詩集序 街翁詩序 濤園詩集序 貞孝先生遺墨序 章一山文集後序 汪穉卿遺著題

辭 陶廬六憶序 雪橋詩話序 疆邨校詞圖序 愛日吟廬書畫後錄序 石芝居士□□□

□案原闕孫廣文擬
爲禮佛法門四字
序 符夢庭漫槩

以上序

論語孔氏本鄭注跋 書司馬溫公切韻指南後 宋本史記跋 穆天子傳書後 景宋本重詳
定刑統跋 水經注跋 樊綽蠻書校本跋 徐靈府天台山志書後 經世大典西北地圖書後
書西域水道記卷四後 秦邊紀略書後 譯刻中亞洲俄屬游記跋 抄本明季諸賢列傳跋
吳氏安危注跋 書道藏目錄太平部後 六祖壇經跋 宋刻佛祖統紀跋 傳法正宗記跋
記大智度論 記說无垢稱經後 書正觀科節後 書悉曇字記後 魚元機詩集跋 宋殘
本劍南詩稿放翁詩稿跋 宋殘本豫章黃先生文集外集跋 樂府詩集跋 儲刻晞髮集跋
玉楮詩稿跋 投筆集跋 書龔定庵文集後 漢孟廣碑跋 白石神君碑書後 宋魏廉富造
天官象碑跋 北齊標異鄉義慈惠石柱頌跋 魏李璧墓志跋 隋張通妻陶貴墓志跋 隋趙
芬碑跋 新出土墓志十種跋 唐□姓迴鶻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跋
故闕特勤碑跋 又 窠厥苾伽可汗跋 大理國淵公塔碑銘跋 大理國淵公塔銘第二跋

唐代國長公主碑銘跋、唐興聖寺尼法澄塔銘跋 義琬禪師墓志跋 支提龕銘跋 無畏不
空禪師塔記跋 大證禪師碑跋 淨業寺故大德法藏禪師塔銘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跋星
鳳樓帖 書道光乙酉科福建明經通譜後 琴西先生手札跋 劉雲樵先生草書冊書後 東
川公評本精華錄跋 記先府君手寫課藝後 記先太夫人手書日用賬冊
以上跋。

送梁節齋同年歸里序

光緒乙酉

金磷叟先生七十壽序

辛酉

瑞安黃先生七十壽序 誥封夫人陳

老伯母朱太夫人八旬壽燕詩後序

余堯衢參議德配左夫人古希偕老圖序

尚有越縵堂壽饌詩

序·梁母余太孺人壽序·朱雪崖先生壽序·擬編入外集。

以上贈序。

重建天柱閣記 濤園記 雙花王閣記 曼陀羅室記 古磁碗記 記畫地圖法

以上雜記。

誥授榮祿大夫浹口李君墓誌銘 廣西巡撫吳公昌壽墓志銘 沈達夫先生墓志銘 王君菊

人墓志銘 康太夫人墓志銘 蔣君墓表 羅君楚墓碣 楊居士塔銘

以上碑銘。

龔自珍傳 葛府君家傳 書張氏二烈女傳 記蘇完公事 東藩瑣述

以上傳記。

杖銘 新父杖銘 端硯四銘 端硯銘 又 又 乙齋校律硯銘 茝磤珍藏硯銘 玉蘭堂

端研銘 茝鄰藏硯銘 韜齋先生象讚 張母桂太夫人象贊 方君奕贊 乙齋自贊 又

以上銘贊。

沈敬裕公誄辭 祭張隱君文 祭姚菊坡同年文 祭梁文忠公文

以上祭誄。

漢律輯存凡例代 高進喜案平議 絜玉庵辭 支那內學院緣起

以上雜著。

乙齋詩存八卷

案此爲陳石遺所編。序云。余與乙齋相見甚晚。戊戌五月。乙齋以部郎丁內艱。廣雅督部招至武昌。掌教兩湖書院史學。與余同住紡紗局西院。初投刺。乙齋張目視余曰。吾走琉璃廠肆。以朱提一流。購君元詩紀事者。余曰。吾於癸未丙戌間。聞可莊蘇堪誦君詩。相與嘆賞。以爲同光體之魁桀也。同光體者。蘇堪與余戲稱。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自是多夜談。索君舊作。則棄斥不存片楮矣。乙齋博極羣書。熟遼金元史學輿地。與順德李侍郎文田。桐廬袁兵備昶。論學相契。詞章若不屑措意者。余語乙齋。吾亦耽考據。實皆無與己事。作詩卻是自己性情語言。且時時發明哲理。及此暇日。盍姑事此。他學問皆詩料也。君意不能無動。因言吾詩學深。詩功淺。夙喜張文昌玉谿生山谷內外集而不輕詆七子。詩學深者。謂閱詩多。詩功淺者。作詩少也。余曰。君愛艱深。薄平易。則山谷不如梅宛陵王廣陵。君乃誦讀宛陵廣陵。明年君居水陸街姚氏園。入秋病瘧。逾月不出戶。乃時託吟詠。余寓廬相密邇。有作必相夸示。常夜半扣門。函箋抵余。至冬已積稿隆然。又明年庚子之亂。南北分飛。此事亦遂廢矣。君詩雅尙險奧。聲牙鉤棘中。時復清言見骨。訴眞宰。盡精靈。昔昌黎稱東野闕目銛心。以其皆古體也。自作近體。則無不文從字順。所謂言各有當矣。余生平喜檢拾友朋文字。君作落

余處者殆百餘首。念離合之踪無定也。特敍而存之。

石遺室文集卷九

學部近代詩鈔所選前數十篇。皆近

刻海日樓詩集所無。當取諸此編也。學部石遺室詩話取此詩序。下文云。乙盦精熟佛典。自喜其病僧行一首。論詩宗旨略見寒雨積悶雜書遣懷一首。余言詩學莫盛於三元。謂開元。元和。元祐。君謂三元皆外國探險家覓新世界開埠頭本領。故君詩有開天啓疆域。元和判州部。及勃興元祐賢。尊嫡西江祖。各云云。余言今人強分唐詩宋詩。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君甚謂然。故又有唐餘求宋興。師說一香炷。及強欲判唐宋。堅城捍樓櫓。咄嗟盛中晚。幟自閩嚴樹。各云云。此兩詩亦不見海日樓詩集中。

海日樓詩集△卷

案聞有十二卷之多。初由朱古微祖謀董理。朱卒。金錢孫丈兆蕃重訂。陳石遺序之云。寐叟既沒之十有二年。其孤慈護既刊其所著蒙古源流箋證。乃出所哀海日樓全詩九百餘首。請序於余。因念數十年來。所有朋好相與爲文字骨肉者。凋謝略盡。黯然不可爲懷。濤園之詩。寐叟猶及爲敍。節菴則散原鼓之。今惟散原與余存耳。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然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則仍述吾

兩人往來聚散倡酬書札之素。以寫余悲。往者濤園嘗言予兄弟於朋輩之爲詩。能鼓舞而督促之。使哀然成帙。乃戲以催耕之布穀。促織之絡緯相況。可云善謔。蓋濤園素罕作詩。自要先伯兄木庵先生客皖南大通。淮北正陽關。不兩年成正陽集一巨冊。陳弢菴太傅少作不存稿。自里居與先伯兄相倡和。始存其詩。至今殆千首。余之慙慙寐叟爲詩。則已詳同客武昌時所作敘中。嗣是寐叟出守南昌。則資余遊匡廬。提學皖省。則招余遊安慶。寐叟將赴歐美考察政治。則寓余武昌寓廬。辟地上海。則海日樓谷隱諸所居。余尤數數至。其蹤跡彼此詩中約略可尋。寐叟論詩與散原皆薄平易。尙奧衍。寐叟尤愛爛熳。余偶作前後月蝕詩。寐叟喜示散原。散原袖之而去。寐叟詩多用釋典。余不能悉。余題寐叟山居圖七言古四首。寐叟亦瞠莫解。相與怪笑。寐叟短札詩稿存余所者無慮百餘通。其散見於余詩話者。不能盡也。今翻閱茲編。武昌以前所作。蓋廬有存。其他爲余所未見者亦罕矣。其選入石遺室師友詩錄近代詩鈔者。且二百首。皆其尤精者。故余於寐叟之詩之甘苦酸鹹。敢謂知之之深。一如己詩之甘苦酸鹹。其足爲外人道者。固已具詩錄詩鈔中所首載之鄙論已。

案此爲臨川李證剛灼所編。未見。自序云。壬申夏輯寐叟未刻詩爲海日樓詩。補編旣竟。以示尹子碩。尹子謂予曰。子與寐叟殆有勝緣。子盍綴紀其事以弁諸卷端乎。嗟夫。予聞碩公此言。曷勝其風雨兼葭之感哉。夫子與叟之遇合誠有非偶然者。予之聞叟名爲光緒丙申。而始親警效。則光緒癸卯也。是時叟承命守南昌。甫下車。卽徧交其名士。予年雖穉。亦被顧及。暇必約譚。譚必竟日夕。予有所論議。叟必贊許。予有所咨問。叟必爲之詳釋。如是者幾及三年。予乃知叟之學博且實也。乃知叟之識正且確也。叟嘗慨然而謂予曰。噫。國其殆哉。夫道器文質。體用經權。理事神迹。非可二也。而今學士皆二之。道與德。政與教。知與行。定與慧。名與實。學與業。生與義。非可離也。而今學士皆岐視之。自他心物真妄新故。今古有無。是非善惡。相待而著。非定有也。而今學士皆固執其成見焉。學士者國之耳目也。今若此。則其誰不盲從而躓蹶也。且學也者。禮之所自出。禮者國人之準則也。若今學士可謂無學。國無學矣。而欲責之以禮。其可得與。無學無禮。而欲賊民之不興。又可得邪。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今中國之謂也。噫。國其殆哉。予聞之。竊然而懼。憬然而服膺不敢忘也。及今思之。叟真藏往知來之哲人哉。丙午叟被命提學於皖。己酉以皖藩攝巡撫事。聞予因學校

事致勞瘁。亟召子見。卽謂曰：子來何遲也。旣而曰：今何世。子乃欲以一齊傳止楚衆之咻乎。茲與子約。當留此作竟年談。慎毋睨舊鄉而懷歸志也。已又笑曰：余雖不耄期。而有倦勤之思。明年此日。會當遂我初服。與子同作西湖遊耳。自是居則花晨月夕。輒縱高譚。出則佛寺江亭。每多嘉會。署有成園。園有天桂閣。叟之所葺也。閣凡五級。登臨四望。近攬龍山。遠招廬霍。長江衣帶。旋遶襟袖。遊目騁懷。致饒佳趣。叟政事閒暇。卽相與放論其上。解題析義。難辯風生。往往自昏達旦。而無倦色。叟每樂甚。輒曰：有此江閣以來。還有此主客不及今迴憶。如此勝境。如此主客。如此嘉會。誠哉其難得也。三復叟語。彌用感喟。庚戌叟以國勢日危。上書言大計。權貴惡之。留中不答。叟撫膺太息曰：天乎。人力竟不足以挽之耶。因賦閣夜長律見示。詩曰：不待招邀入戶庭。龍山推分我忘形。流連未免耽光景。鋪設誰能較醉醒。雨後百科爭夏大。風前一葉警秋肅。五更殘月難留影。起看蒼龍大角星。遂告衰求去。七月得請解任。果符期年之言。離皖日。叟再申西湖遊約。子乃於南洋勸業會畢。訪叟嘉興。快聚匝月。卽偕作西湖遊。時長至前旬日也。湖山幽閤。杳無遊人。靜對荒寒。宛若置身嬾瓚畫幅中。叟笑曰：余輩可謂孤芳共賞者已。迺盡十日之力。遍攬湖山之勝。素妝西子。不御鉛華。而風均天然。偏

多真趣。寒山詩所謂皮骨脫落盡。唯有真實在者。良堪遙贈。叟有句云。應心開淨域。凡聖無殊差。蓋契證語也。而湖君好事。似憂嘉客。墮入枯禪。十日之中。晴晦雨雪風月。幾無不備。寂然境中。妙現神變。枯木寒巖。頓有生意。予嘆曰。乾陽無死。易義故不虛耳。叟曰。余於是亦悟易義。惟密頗覺。以密通易。應無不合。子能爲我言作證乎。予曰。可。夫易之爲義。卽神變也。神變卽密之大用也。故繫辭傳謂君子先心退藏於密。蓋不密寧復能易哉。且乾金剛界智也。坤胎藏界理也。乾坤生六子。兩界開五部也。乾坤變化而有八卦。兩界瑜伽而成曼陀羅也。演八卦而爲明堂位。曼陀羅而現三昧耶也。如是義證。不勝枚舉。易爲儒密。又何疑哉。叟笑曰。誠哉是言。然則彼之軒輊。儒佛者。匪唯不知佛。抑亦不知儒已。遊旣畢。予隨叟返嘉興。爲留半月。遂別而之京師。任校訂敦皇。唐人寫經之役。國變後。予以發起佛教會事。至滬。適叟亦以浙亂辟居滬上。相見無言。忤戚交并。予見叟病甚羸。欲舉詞慰之。叟奮然作色曰。六合外寧無淨土邪。予曰。心淨土淨。六合之界。誰實爲之。妄我見銷。客塵頓盡。淨土之名。且亦不立。何復有非淨土也。叟說曰。不期今日。乃聞至言。因留作長譚。予旅滬不及兩月。與叟快談塵數次耳。詎知一別竟成永訣。叟蓋自是遂居滬。而予則於壬子五月奉先慈命歸隱洪都。凡

十二年未嘗出也。噫！予與叟之遇合因緣，豈偶然哉？叟言論丰采，饒有晉人風，故發爲辭章翰墨，神姿雋永，尤復令人玩味不倦。惜予與叟嘉會不常，未能盡閱叟之蘊藏，而予不文，又不能悉述所見聞以告碩公也。夫叟之道德學術事業文章，固已昭昭在世，無待贅陳。況予譾陋，略嘗海滴，尤弗敢妄贊。然竊謂學業如叟，世實罕倫。其證悟之瑩然澄澈，堪稱超邁前修。世多哲人，定不河漢予言。叟平生著述極多，然每不自掇拾寫定，好爲詩詞，亦復短箋尺幅，任意狼藉。予此補編，蓋塵得十之一二耳。頗冀博雅君子，繼續綴輯，俾叟著述之散佚者，蔚成完帙。則予與碩公所厚望也。若夫叟之詩，則叟固嘗自謂吾之於詩，譬蠅父之承筐，然亦掇之而已。予於是復何能贊一辭？李序雖不論詩，但記公佚事緒論頗詳，錄之。

寐叟乙卯稿一卷

案此係公六十六歲時所作。歲次乙卯故名。明年孫隘堪序而刻之吳縣。明年秋刻成後，收入海日樓詩集第二卷。

喁子集一卷

案未見。聞上虞羅叔言振玉刻之。案名當爲唱酬之作。遺書目不載。

倦寐聯吟集一卷

案未見。見余堯衢肇康輓公詩注云。自予來申四五年間互相倡酬。各得詩七十篇。爲一時同人所無。裒然成帙。公顏之曰倦寐聯吟集。比之皮陸。予改曰寐倦。公持不可。遺書目不載。

優詞一卷

案此公所手定。

海日樓餘音一卷

案此亦公所手定。

東軒語業一卷

案此亦公所手定。

曼陀羅寢詞一卷

案此亦公所手定。朱古微又將以上四種刪定統題爲曼陀羅寢詞。凡一百七首。涵芬樓印行之。旣

而朱輯滄海遺音又稍有所去取凡八十五首卽朱刻本也

叟書牘二卷

案此爲蘧常近年所輯凡與李少荃一首張香濤二首陶子方一首瞿子玖一首唐春卿一首似未完楊杏城一首程抑齋二首溥西園一首繆筱珊一首樊雲門一首朱古微二首先大夫六首陶拙存一首金闥伯六十首吳綱齋一首喻志韶一首康長素十首方倫叔三首張少軒三首鄭太夷一首羅叔韞二首王靜安一首孫隘堪五十三首張未儼季直一首陳重遠一首周少樸一首周少猷一首吳佩蔥一首朱介人屈文六一首張仲昭一首沈乙僧一首陸瑤甫一首某十一首都一百七十六首半係短札此外流傳尙多如賢達不吝抄示俾成完帙則非特蘧常一人之望也

類帖考△卷

案未見遺書目亦未載予聞之金甸丞丈丈謂有鈔本

寐叟題跋四卷

案涵芬樓印行之編次未善有複出上集二卷無目尤不便稽考擬重編

碑跋一卷

案未見。見遺書目。疑卽在文集中。

答龍松生書法問一卷

案共二十餘條。多發古人緘祕。

以上文藝之屬。凡十有六種。

東軒溫故錄一卷

案記論經史爲多。

東軒手鑑一卷

案記釋家言。

札記一卷

案亦記釋家言。起癸丑七月二十七日。

筆記一卷

案記論道家言。

月愛老人客話一卷

案多雜家言。起己未二月十日。

治城客話一卷

案多論治道。當在庚子辛丑之間。

護德瓶齋客話

案共止五則。記友朋雜語。

護德瓶齋涉筆一卷

案多論西北輿地及遼西元史。間涉經濟及雜藝。自記曰此壬午癸未之間所記。亦有續添者。大抵在京邸時。

護德瓶齋筆記

案共止兩則。記師門感舊。擬編入文集外集。

潛究室劄記一卷

案與護德瓶齋涉筆相似。疑一時所記。

全拙庵溫故錄一卷

案論詩文樂律及詞曲書畫之屬。自敘曰。尤悔多端。七十而不能寡過。平旦氣定。反省愀然。吾先君署別號曰拙孫。見於日記。時年甫逾二十也。自吾曾大父以拙字詔後人。小子罔知。憧憧朋從。及今日而後。憬然反本。不已晚乎。孟東野詩云。庶全君子拙。恥爲小人明。全受全歸。毋忝所生。勉諸。以上十一種。慈護丈屬蘧常董理。擬放十駕齋養新錄例。合并寫定。綜曰。困知室讀書記。亦公所名也。並擬仍原書名及原次於每條下。人事因循。久而未就。記此以自勵。

菌閣瓊談二卷

案原稿未見。略見於青鶴雜誌。蓋論詩詞雜藝之屬。

鄂遊栖翫記二卷

案未見。聞係戊戌己亥之際所記。多涉二氏及地理樂律字母之屬。

簡端錄

案未見。凡公手批之書及畸零不成卷者，由張孟劬摘錄成此書。全目亦未見。以上雜記之屬，凡十有四種。

太凡書五屬四十八種。

跋

遽常此稿作始於去歲之單。歷月又五日。草辦小備。作公年譜。蓋有三難。一著述多未出。且手稿零亂。不易考其年月。二公不忌名。少壯詩文。弃斥殆盡。晚歲亦廬有存者。三我生也晚。生十有八年。始從公學。不四年而公薨。於同門最爲後進。得公親炙。不足一年。緒論所存。萬不及一。故所輯殊不能得吾師之全。惟有微不敢不信。且於出處進退。亦不敢小有景飾。公在天地。固已昭如日月。時代不同。言論或異。亦不敢爲天下萬世諱也。惟見聞陝陝。海內知公者多。不棄畚鍤。匡其謬。爲異日寫定之資。幸甚。幸甚。戊辰孟春。王遽常跋於滬西光華大學。

予既作此譜初稿。刊布於東方雜誌第二十六卷第十五十六兩號。海內學者不棄。頗多商兌。徐君一士讀年譜稿一文。載國聞周報第七卷第二三兩期質正尤密。久思改作。卒卒未果。後五六年間。先後得見先師文稿書

札及雜俎多種。於是發憤加以補訂。至今歲秋。屬及門王君盈川榮曾清稿。視前幾增二分之一。王君好學深思。時有獻替。匡我實多。柏歲晚。又董理一過。遂寫定。約四萬言。後附著述目。又一萬有奇。時丙

子臘不盡六日也。計去先師之喪。凡十有五年矣。噫。王遽常又跋於滬西同康邨之明兩廬。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五月初版

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譜 一冊

基本定價八角正

著作者 王 蘧 常

主編者 王 雲 五

發行人 朱 建 民

印刷及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卅920.5
3 5 3 9

